

翻 譯 叢 刊

老 僕 人

著 顯 克 維 支

譯 王 魯 彥

桂 林 文 學 書 店 出 版

翻 譯 叢 刊

老 僕 人

顯 克 微 支 著
王 魯 彥 譯

文 學 書 店 印 行

一 九 四 三 年

老僕人目錄

老僕人·····	一
樂人楊珂·····	二五
天使·····	三八
泉邊·····	五三
宙斯的裁判·····	八六
光照在黑暗裏·····	一〇九
提奧克爾·····	一二四
顯克微支及其著作·····	一三七

老僕人

除了老年的管家的，管倉的和管森林的以外，地上還有一種漸歸消滅的人物

——那就是老僕人。

在我年幼時，我記得曾有一個這樣的老僕人服侍我的父母：他好比現在已經絕種的古代巨象(Megathereon)，雖然牠的骨頭被遺忘蒙罩在古墓的地層中，却是爲考古家所不斷地挖掘着的。這個老僕人叫做尼古拉蘇阿伐耳斯基(Nikolai Sushoniskii)。他本是蘇哈伐拉名村的貴族子弟，他常在閒談中提到他的故鄉。我父親是從我祖父手裏承受他下來的，他在拿破倫戰爭時代當我祖父的傳令官。從什麼時候服侍我祖父起，他自己也記不起來了，有人問他日子，他就嗅了一嗅鼻煙，回答說：

「唔，我那時尙年青，大佐也還——願上帝照耀他靈魂——沒有鬍鬚。」



他在我父親和母親的屋內做各種各樣的事情：當侍餐的，當從僕，夏天裏代管家的去看管收割，冬天裏去看管打穀，管藏酒室，地窖和暗室的鑰匙，又要開鑰。——他什麼事情都做得有條有理。

我一想到這個人，總是先記起他的唠叨。他總是噁哩咕嚕的反對我父親和母親。我像怕火一樣的怕他，雖然我愛他。他常在廚房裏和廚子爭鬧，當滿屋的拖漆侍餐童子耳朵跑，他總是什麼都不滿意。他喝醉時，——每禮拜必有一次——人人都避開了他。這並非因為他要和主人與主婦吵嘴，是因為他不滿意誰時要整天的跟在他後背噁哩咕嚕的說個不休。

吃飯時，他站在我父親的椅子後，雖然自己不服侍吃飯，但他却看着服侍的童子，不時兇狠的罵他：

「你小心，你小心！」他哼着說，「不然我非教你小心不可！你看，——他走得慢慢的，只是拖着腳，像老牛走路一般！你再小心一點罷，——他沒有聽見主人在叫他哪！給太太換一個碟子呀！你張着口做什麼呀，噲？你看！你看！」

我父親和母親談話時，他站在桌旁常要插些話進去，而且總是反對。這常常如此，倘使我父親轉過頭去對他說：

「尼古拉，對馬太說，叫他預備馬車，我們要到某處某處去了。」

於是尼古拉就這樣的說了：「去嗎？爲什麼不去呢？啊！馬不是做這用的嗎？讓那些可憐的馬在那種路上跑斷腳骨罷！要拜訪去總是要拜訪去的。他們的主人自有這權利。難道我不允許嗎？爲什麼不呢？算賬是可以等一等的，打穀是可以等一等的。拜訪去更要緊！」

「尼古拉真教人難受！」有時我父親不耐煩了叫着說。

但是尼古拉又回答了：

「難道我說過我不想蠢嗎？我知道的，我愚蠢。管家的尙且到公主那裏奉承去，主人爲什麼不該去拜訪呢？難道拜訪比奉承還不重要嗎？僕人可以去，主人也可以去的！」

於是這就岔開了去，——沒有權力可以使多話的老人止住了。

我們，這就是我和我的弟弟，差不多怕他比怕我們的保父路陀維柯牧師還利害，——自然也怕我們的父母還利害。他對我的妹妹們要比較客氣。無論那一個，他都叫她「小姑娘」，雖然她們都比我們年青；對我們，他只是不客氣的叫「你」。然而他在我却有一種特別可愛的地方：他的袋裏常放着手槍。功課完後，我常常到食堂裏去，微笑着，非常的和氣，想盡力裝出可愛的樣子，怯弱的說：

「尼古拉，日安，尼古拉。尼古拉今天擦手帕麼？」

「海呂克到這裏來做什麼呀？我今天要預備一塊抹布，沒有別的事！」

隨後他譏笑的學我說：

「尼古拉，尼古拉！要槍時，愛尼古拉，不要時，狼吃掉他！你還是讀書去罷，學放槍是得不到知識的。」

「我已經完了功課呢，」我回答說，幾乎哭出來了。

「他完了功課了，哼，他完了！讀書，讀書，但是他的腦殼依然像一隻空袋。」

我不給你槍——完了！但說着，他已在袋內摸槍了。「什麼時候手槍射傷了他的眼

睛，那時人家就向尼古拉算賬了。是誰的罪呢？——尼古拉。誰讓他放的呢？——尼古拉。」

這樣的噁哩咕嚕說着，他就走到我父親的房裏去，摘下手槍，吹去灰，又說了一次，說這是沒有一點用處的，隨後就燃起蠟燭，裝上火藥，讓我瞄準。但這時我還須受很大的苦惱。

「他怎樣的拿着！」他說：「嘩！和理髮師拿器具一樣！蠟燭也許會被你弄滅的，但一定像教堂裏的老僕人一樣呆笨！你只顧做牧師，誦經去，不配當兵！」然而他却把他以前的戰術教給了我。我和我的弟弟常在飯後跟着他學操。維柯牧師也和我們一塊兒學，但他學得非常的可笑。

於是尼古拉揚了眉頭看着牧師，隨後，雖然他最怕他，最尊敬他，忍耐不住了，說：

「噯，你尊敬的牧師走起來正像一匹老母牛……」
我比弟弟大，在他指揮之下，因此也最受苦。但雖然這樣，當我家裏送我進學

校去的時候，老尼古拉却哭得非常傷心，彷彿發生了最不幸的事情一般。我父親和母親告訴我說，他後來噁哩咕嚕得更利害，差不多煩擾了他們兩星期。

「他們把小孩帶去了，把他送去了！」他說，「不如讓他死了好！嗚，嗚，嗚，嗚！爲什麼要他進學校去呢？這彷彿不是田主的兒子一般！叫他去學拉丁文嗎？他們要叫他變做梭羅門教徒了。多麼愚蠢！孩子走了，走了，你呢，老頭兒，到屋角裏去徘徊，去尋找你所不覺失去的罷！魔鬼！」

我記得，當我第一次放假回去時，大家都還睡着。那時剛天亮；是一個下雪的，寒冷的早晨。村裏汲井水的桿子的軋軋的聲音和犬吠聲不時打破了靜寂。屋內的窗帷還沒有開，只有廚房的窗子發着亮光，將躺在門限前的雪映成玫瑰色。我憂鬱而且苦惱的回家去，暗地裏恐懼着，因爲我的第一次考試並不特別好。這祇是因爲，在我未明白，未習慣學校生活和訓練之前，我不知道自己努力的緣故。我怕我父親，我怕把我從瓦薩帶到學校裏去的路陀維柯牧師的嚴厲而靜默的面孔。因此我一點也沒有勇氣。

最後，我看見廚房的門關閉了，尼古拉凍紅了鼻子，拿着一盤乳酪走過雪地。一看見我，他就叫了起來：

「最親愛的，最親愛的少爺！」於是急忙把盤放下，無意中將兩瓶乳酪潑翻了。他挽着我的頭頸，便抱着我接吻。從那時起，他稱我爲「少爺」了。

然而有整整的兩星期，他不曾饒恕我，爲了那乳酪：「人家本是平平穩穩端着乳酪的，」他說，「誰知他忽然來了。他正揀了這時候……」等等。

父親要打我，至少也想打我了，爲了我所得到的兩種不滿意的分數：書法和德文。但一面靠我的眼淚和答應以後用功，一面靠我的親愛的母親來到，最後靠尼古拉的憤語，止住了。書法是什麼，尼古拉一點也不知道，但對於德文的譴責，他連聽也不願意聽。

「好，他是路德教徒還是德國人呢？我們的大佐知道說德國話嗎？或者你自己，老爺，」他對我的父親說，「知道嗎？當我們在……那叫什麼呀？……在列布士格遇着德國人的時候，魔鬼知道，我們不和他們說德國話，他們立刻就轉了背過去

——夠了！——

老尼古拉還有一種特性。他不常敘述他從前的戰事，但當他特別高性時，一談起這些事，他就說起謊來，彷彿專門歷來說謊似的。他是不相信不說的，這也許是許多事實在他老年人的腦中互相混雜了，於是生長出來了一種幻想。凡他年青時所聽見的冒險的戰事，他統統把牠們和他自己與我的祖父連結了起來，而且自己深信自己所敘述的事情。

有時在穀倉裏看着農夫們打穀，他講起故事來講得這樣的有味：農夫們都停了工作，靠着連枷，張着嘴巴，只聽他的故事了。這時他常常覺察出來，叫着說：

——人 僕 老 人——
「你們做什麼對我張着嘴巴，像要放炮的呀，噲？」
於是農夫們又打穀了。

連枷打着稻草的聲音響了一會，尼古拉又開始了。

「我的兒子寫信給我，說他已做了派耳米爾皇后的大將了。他在那裏很好，他的薪金很大。祇是那裏太冷了……」

我可以明白的說，尼古拉並沒有什麼驚人的子女。他有一個兒子是不錯的，但這個兒子是一個極無用的人。他成人後做了許多壞事，最後進了世界，便失蹤了。他的女兒，據說那時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子，她和鄉裏的一切官吏都娶好，最後生了一個女兒，死了。她的女兒叫做哈尼亞。他和我同年，美麗而多病。我記得我們常常學兵士的遊戲，哈尼亞扮鼓手，刺激我們的敵人。她和善安靜，如天使一般。她曾遇到了艱苦的運命，但那已是一些回憶，不屬於這個故事了。

我現在且轉來講尼古拉的故事。我親自聽見他講過，說有一次馬占阿坡房地方的烏拉那馬狂奔了，有一萬八千匹突然衝進了瓦爾夏伐的邊界。呵，踏死了多少人！那日子是多麼可怕，在未捉住馬以前！一想就知道！

又有一次，他不在穀倉裏講，而是在屋內對我們大家講，他說：

「我善戰嗎？我爲什麼不該善戰呢？一次，我記得，我們和澳大利人開戰。我正在陣裏——唔，在陣裏，我說，忽然總司令騎着馬向我走了來——我是說：澳大利敵人的司令。他說：「噲你，蘇呵伐耳斯基，我認得你！我們要是捉住了你，我

們戰事就可完全終結了。」

「他沒有說到大佐嗎？」我的父親問。

「自然！我剛纔不是明明白白說：他說，你和大佐嗎？」

路陀維柯牧師不耐煩起來，說：

「你真會說謊，尼古拉，你好像說謊可以另外得到薪水似的。」

尼古拉皺上眉頭，預備罵了，但因為他怕牧師，尊敬牧師，緘默了。過了一會

，想增加他的故事的力量，又說了：

「顯克路基牧師也對我這樣說。有一次，我的第十二根——我是說第五根肋骨

上，被澳大利人的劍砍着後，我很不好。哈，我該死了，於是我就把我的罪惡在顯

克路基牧師前懺悔了出來。但顯克路基牧師聽着，聽着，最後說：「上帝，你的話

都是謊話，尼古拉！」我回答說，「也許是的，但是我實在記不清楚了。」

「人家把你醫好的嗎？」

「人家醫好的，人家醫好的。人家並沒有把我醫好。是我親自醫治的。我把兩

槍筒的灰塵拌在四分之一夸脫的白蘭地裏，晚上吞了下去，第二天早晨起來，像魚一般的活潑了。」

這一類的故事，我聽了很多，扎記了很多。但我不知道路陀維柯牧師却為什麼不允許尼古拉「來了（如他所說）使我頭昏。」這個可憐的路陀維柯牧師正如一個牧師和鄉間的休養者，不知道這個：一則，每個被暴風雨從安靜的家庭裏颺到廣大的生活的角鬥場裏去的青年，是必須常常頭昏的；二則使他頭昏的並不是老僕人和老僕人的故事，却是另外一個人。

尼古拉給我們的影響並沒有什麼害處，因為他注意我們和我們的行動很嚴厲，很認真。他是一個滿含着「良心」這個字的意義的人。從他當兵時有留下來的「一種很美的特性，那就是憑良心和認真做事。」

我記得，有一年冬天，狼破壞了我們許多的東西，而且大胆到這樣程度：夜裏竟敢十隻十隻的成羣到村裏來了。我的父親本是一個熱情的獵者，於是想圍獵了。因為他希望我們的鄰居烏斯脫先錯先生，著名的殺狼家，來做這次圍獵的指揮，

他便寫了一封信，把尼古拉叫了去，說：

「佃戶要到城裏去了，尼古拉，你同他一塊兒去，在路上，在烏斯脫先錯先生家裏停下，把這封信交給烏斯脫先錯先生。你必須帶了回信來，不要沒有拿到回信就回來。」

尼古拉拿着信和佃戶一塊兒走了。晚上，佃戶獨自回來了，尼古拉沒有回來。

我父親以爲他也許在那裏過夜，第二天會同我們的鄰居一塊兒回來的。但第一天過去了——尼古拉沒有回來。第二天過去了——尼古拉沒有回來，第三天過去了——

尼古拉沒有回來。我們一家人都悲傷了。父親恐怕他回來時在路上遇了狼，派了一些人去找他。但找了又找，找不出什麼蹤跡。我們派了一個人到烏斯脫先錯先生的家裏去。那裏的人說，他到了那裏沒有遇到烏斯脫先錯先生，他問他在那裏。隨後他向從僕借了四個盧布走了，他往那裏去，他們不知道。我們總是猜不出這是什麼意思。

後一天，我們派去的人都回來了，他們報告說，什麼地方也找不到他。於是我

們都哭了。

第六天晚上，我父親正在辦事室裏做事，忽然聽見門外窸窣的步聲，咳嗽和嗚哩咕嚕的語聲，他立刻就認出了那是尼古拉。

那真的是尼古拉，凍餓，憔悴，困乏，鬍鬚上掛着冰，幾乎不像他自己了。

「尼古拉！呵上帝！你這許多日子做什麼呀？」

「我做什麼，我做什麼，」尼古拉嘮叨的說，「我應該做什麼呀？我到烏斯脫先錯先生家裏，沒有找到他，我到白金儒去了。到了白金儒，人家告訴我，撲了空，烏斯脫先錯先生到卡羅廚夫柯去了。他有在人家的家裏久住的義務嗎？他不是紳士嗎？他來去是不會步行的。我說的不錯。從卡羅廚夫柯，我又到別一個城裏去了，因為人家告訴我，他是在地方官廳裏有什麼事情呢。他是縣知事嗎？他到縣裏去了。我或者應該回來嗎？我自自然也到縣裏去，把信交給了他。」

「唔，他給了你回信嗎？」

「他給了嗎？自然，他給了。但他這樣的笑我，笑得連大牙都露出來了。你的

主人，他說，邀我上星期四打獵去，而你這星期一總把信送到。已經，他說，過了打獵的日子了。於是他又笑了。這就是他的信。他爲什麼不該笑呢，難道……：……：——

「你在這幾天裏吃了些什麼呢？」

「唔，這有什麼要緊呢，比如我從昨天起沒有吃東西？難道我在這裏挨餓嗎？難道人家不肯給我東西吃嗎？我沒有吃，那末我可以去吃了。」

從那時起，誰也不敢給尼古拉絕對的命令了。差他到那裏去的時候，祇叮囑他隨機辦理，假使那人不在家。

幾個月後，尼古拉到近處的一個城市裏買馬去了，因爲他深知馬的好壞。晚上管家的來說，尼古拉買了馬回來了，但因爲被人打傷了，羞於出來。我父親立刻就走到他那裏去。

「什麼事情，尼古拉？」

「我和人家打架了。」他簡短地回答說。

「羞呀，尼古拉，在市場裏和人家爭鬧。你不聰明，你老了還這樣蠢。你知道

，要是別一個，我一定要因此辭退他的。顯然你是喝醉，酒了。你在引人家走入岔路，未曾給人家一種好榜樣。」

我的父親真的發怒了。他發怒時是不開玩笑的。但這很奇怪，尼古拉平時對於這一類的事情總是不會忘記舌頭生在口裏，這次却祇談得像繃幹一般了。顯然他是在那裏固執。那到底是什麼事情，怎樣發生的，別人問他，他總是不肯說。他回答這個，回答那個，但一個字也不提到這事。

然而他受傷並不輕。第二天，他病得不得不給他請醫生了。只有醫生總使他把那事情全說了出來。一星期前，我父親曾罵了一個管倉的僕人。於是有一天他逃走了。他跑到一個德國人，我父親的最大的仇人，左耳那裏去，就在他那裏服役。在市場裏，左耳和我們從前的管倉的和僕人們趕了些肥牛去，在那裏出賣。

左耳一眼看見尼古拉，就走近他，對着他罵起我父親來。尼古拉因此罵他為逆賊。左耳對我父親再加上一種新的侮辱時，尼古拉就用鞭打了過去。於是管倉的和左耳的僕人們都撲了過來，把他打得流血才停止。

我父親聽了這原委，流淚了。他不能饒恕自己，因為尼古拉想把這事情緘默，他却反把尼古拉罵了一頓。

當他復原時，我父親到他那裏去埋怨了。尼古拉起初不肯承認，如平時一般，只噤哩咕嚕的噤着。但隨後他感動了，和我父親像海狸似的一同哭了起來。爲了這事情，我父親曾約左耳去決鬥，這在左耳許久不曾忘記。

要不是醫生，尼古拉的犧牲是不會有人知道的。然而尼古拉却許久許久恨這個醫生。事情是這樣：我有一位年青的，美麗的姑姑，我父親的妹子，還沒有出嫁。我非常愛她，因爲他又和善又美麗。這一點也不會使我驚異：人人都愛她，其中年青而聰明的，爲全地方上所喜歡的，那位醫生也愛她。尼古拉起初也愛那位醫生，甚至還常常說他是一個能幹的孩子，善於騎馬。但當醫生顯然是爲瑪麗亞姑姑而來的時候，尼古拉的情感起了特別的變化了。他對他客氣起來，冷淡得像對生人一般。他本來常常要噤哩咕嚕說他的。從前醫生在我們家裏坐得過久了，尼古拉給他披上衣服，常喃喃的說：「做什麼要在夜裏來去呢？這一點沒有意思。什麼時候

見過這種事情嗎？——現在他不說了，他只靜默着，彷彿呆木了一般。好心的醫生不久就明白了這事。雖然他仍像先前一樣和善的對尼古拉微笑着，但我想他的靈魂裏一定有點不暢快了。

然而年青的愛斯庫拉坡有幸，瑪麗亞姑姑對他的情感却完全和尼古拉的相反。有一次，美麗的晚上，月亮照得客廳裏很美麗，素馨花的芬芳從花園裏的草地透進了開着的窗子，瑪麗亞姑姑正在按着鋼琴唱 *Ioques a notte serena*。斯太尼斯拉夫走近她，用顫動的聲音問她，相信不相信，他沒有她是活不下去的。姑姑自然先表示懷疑，接着就是憑着月亮互相發誓，和一切常在這種事情中所發生的那些事情。

正在這時候，尼古拉進去請他們喝茶了。他一看見那事情，就立刻跑到我父親那裏去；因為父親在起屋的地方散步，不在屋內，他就到我的母親那裏去了。母親照常溫和的微笑着。請他不要參加這事情。

尼古拉不高興的靜默了一晚。待到父親睡覺前到辦事室裏去寫信的時候，尼古

拉便跟了去，站在門旁，輕輕咳嗽着，蹣跚的踏着脚，做出一種記號。

「你有什麼事嗎，尼古拉？」父親問。

「我……怎麼說呢？……唔，我要問，這是真的嗎，我們的姑娘要娶妻子——

我是說，要嫁丈夫了？」

「真的。怎麼樣呢？」

「因為這是不可能的，叫我們的姑娘嫁給那個……那個理髮師！」

「什麼理髮師？你瘋了嗎，尼古拉？你總是什麼地方都要參加意見！」

「怎麼樣，那姑娘不是我們的姑娘嗎？她不是我們大佐的女兒嗎？大佐是向來

不允許這種事情的。難道我們的姑娘不配嫁給貴族的人家嗎？醫生——請原諒——

是什麼呀？我們的姑娘將得到人家的譏笑了。」

「醫生是一個聰明人。」

「聰明，不聰明，我所見的醫生還少嗎？他們在營寨裏進進出出，加入參謀，

但一當戰事爆發的時候，他們就走了。大佐叫他們爲「小刀家」不止一次了。人家

健康時，他動也不敢去動他一下。當人家半死半活躺倒時，他纔敢拿着小刀過來。這並不困難，去割一個不能自衛的弱症，因為他手裏已不能拿什麼了。啊！他去割一個健康的，手裏拿着騎銃的人試試罷！啊！用刀去觸別人的骨頭，真不容易呵！這一點也不合適的。大佐一定會從墳墓裏起來的，假使他知道這事。那一種兵呀，醫生是？那種人是上等人嗎？這不可能。我們的姑娘不能和他結婚，這不合天緣。他是誰呀？他想得到我們的姑娘？

尼古拉不幸，醫生不僅想得到姑娘，而且達到目的了。半年後，結婚的日子到了。大佐的女兒被親屬的一般的眼淚，和尼古拉的特殊的眼淚圍洒着，去分受醫生的命運了。

尼古拉對他並不覺得憤怒，因為這憤怒不能長久，他太愛她了。但對於醫生，他却不願意饒恕他。他幾乎從此沒有提到他的名字，他總是竭力的想不談到他。我可以說，瑪麗亞姑姑和醫生在一處是最幸福的。一年後，上帝給予他們一個極美麗的男孩，再過一年，又是一個女孩，隨後交互的一年一個，彷彿註定了一般。尼古

拉愛他們的小孩子，像愛自己的小孩一般，抱他們，愛撫他們，吻他們。但他心中對於瑪麗亞姑姑的隆格出嫁，還存着一種不滿意，我好幾次都看了出來。

一次，我記得，聖誕節的晚上，我們剛在桌旁坐下，忽然聽見遠處冰凍的路上有車輪的聲音。我們是常常等候着許多親戚的來到的，因此父親說：

「尼古拉，去看一看，誰來了。」

尼古拉走出去，又立刻臉上露着喜悅回來了。

「姑娘來了！」他遠遠的叫着說。

「誰？」我父親問，雖然他已經知道他所說的是那一個了。

「姑娘。」

「那一個姑娘？」

「我們的姑娘！」尼古拉回答說。

我們居然看見帶着三個小孩子的姑娘進屋子了。吓驚的姑娘！然而尼古拉總是不肯對他攜一種稱呼，除「姑娘」。

但最後他對於斯太尼斯拉夫的厭恨也終於消滅了。他的哈尼亞生熱病生得非常危險。那幾天在我也很悲傷，因為哈尼亞和我同年，是我的玩伴，我愛她幾乎像愛自己的姊妹一般，那時斯太尼斯拉夫幾乎有三天不曾從她的房裏走出來。尼古拉是用靈魂的全力愛着哈尼亞的，在她病時憂鬱得像中了毒的一般；他不吃東西，也不睡覺，祇坐在她的門旁，因為除了我母親是誰也不准走到她的床邊去的。鐵一般堅硬的苦痛在撕他的心，他忍受着。他的靈魂鍛鍊得抵抗物理的痛苦正如抵抗命運的打擊一般的堅強；然而他這次也幾乎屈伏在絕望的重壓之下了，因了床上這個唯一的女孩。最後，過了幾天死的恐怖，斯太尼斯拉夫醫生輕輕的開了病室的門，露出喜悅的臉色，低聲對隔壁等待着判詞的朋友們說出這一句話來了：「得救了！」尼古拉不能再忍，像野牛似的號哭了起來，撲倒在醫生的腳下，祇是重複的說：「做好事的人，我的做好事的人！」

哈尼亞真的全愈得很快，斯太尼斯拉夫醫生顯然為尼古拉所喜歡了。

「能幹的人，」他常常說，撫摩着長的鬍鬚，「能幹的人！他善於騎馬！要不

是他，哈尼亞……唔，我連想也不願想了。上帝保佑他！

但約一年後，尼古拉生起小病來了。他的直而且強的身材彎曲了。他衰萎的更利害，不復嘮嘮叨叨的說個不休，不復說謊了。最後幾乎已經到了九十歲，他變得非常的天真了。他自己做鳥籠，關了許多鳥，尤其是山雀，在他的房裏。

將死的前幾天，他已認不出人，但在死的那一天，他的將熄的智能的燈又明亮地放了一次光。我記得，那時我父親正陪着母親在外地養病。一天晚上，我和我的弟弟卡西奧，牧師——他也已很老了——坐在火爐的前面。冬天的兇狂的風雪敲着窗子。路陀維柯牧師祈禱着；我，卡西奧幫着我，在擦槍，預備第二天去打獵。忽然有人來告訴我們，說尼古拉將言氣了。路陀維柯牧師立刻就到小祈禱室裏去預備聖禮，我則急忙跑到尼古拉那裏去。

他躺在床上已很蒼白，很萎黃，又幾乎似凍僵了，但安靜而且心地清白。他的無髮的頭，點綴着兩個瘡痕，非常的美麗，顯出一個老兵士和誠實的人的頭。將熄的蠟燭放出棺柩般的光射在房內的牆上。角隅裏鳴着捉來的山雀。尼古拉一手將

十字像按在胸上，一手被蒼白得像百合花似的哈尼亞握着。路陀維柯牧師走進來，就開始懺悔。隨後將斷氣的尼古拉忽然要見我了。

「我的老爺和太太都不在這裏，」他低低的說，「我死得不愉快。但是還有你在這裏，我的最親愛的少爺。請你看顧這孤女……上帝會報應你的。不要生氣，……假使我有什麼不是的地方……原諒我。我從前有時不和氣，但是是忠實的；

突然，彷彿又抵擋不住了似的，他尖利而短促的叫了起來，好像他已缺乏了氣

了……
「少爺！我的零丁的外孫女！上帝，放在你手裏……」

「我遣送這個勇敢的兵士，忠實的僕人，誠實的人的靈魂！」路陀維柯牧師莊嚴的完結說。

「尼古拉已不復活了。」

我們跪了下去，牧師重念禱詞起來。

了。
從那時起，已過了幾十年了。誠實的僕人的墳上已生長了許多長的墓地的草

悲哀的時候來了。暴風雨吹散了我故鄉的神聖而安靜的家庭。現在路陀維柯牧師已躺在墳墓裏，瑪麗亞姑姑——在墳墓裏，我用筆工作着，爭苦味的日常麵包。而哈尼亞呢——

唉！淚流下來了！

樂人楊珂

個出世時瘦弱那，不靈實。集合在產婦床邊的婦人們都俯視着母子，搖頭了。

鐵匠的妻子西摩儒伐最聰明，她便安慰病婦道：

「給我死之燭，我在你頭上燃起來；因為你已沒有什麼希望了，我的朋友，你應該預備往別去世界去的道路，而且請神父來，求他饒恕你的罪孽了。」

「對呀！些第三個婦人說：『而且應該趕快給孩子行洗禮，他恐怕等不到神父來了，至少不要讓他沒有受洗禮而死纔好呢。』」

這樣說着，她已然起了一支大的蠟燭，隨後便抱起孩子，將水洒了過去。孩子時時閉上眼睛。她又說道：

「我用三聖之名給你洗禮，賜名為『楊』」（註一），現在，已是基督教徒的靈

魂了，到林的來處去罷。阿門！

却知道這基督教的靈魂一點也不想到來處去，離開他的不堅實的軀體，却反而盡力的踢着脚，哭了。哭聲是這樣的低微，這這樣的淒慘，這如婦人們所說：『我們幾乎以為是三隻貓或別的東西呢！』

大家派人去請神父，神父來後，蓋了職去了。產婦的病却漸漸輕鬆了。一星期後出來，並作了小孩子，祇是啾啾的叫着，臨到第四年春天，杜鵑啼時，纔漸漸好了一點。他時常生病，活到十歲。

說到他的瘦小，皮膚顯得棕色，對肚垂膨大，兩頰下陷；近於白色的亮晶晶的頭髮，蓋到眼，對對大眼睛發着光。羸弱靈敏，像望遠鏡般，恣笑裏，他常在爐後哭泣，爲了寒冷，或爲了飢餓時，母親沒有放東西在爐上，或瓦罐裏。到了夏天，他就出去奔走，穿着一件單衫，用布條做腰帶，戴一頂破邊的草帽，像鳥似的抬頭張望。他的母親是一個貧苦的村婦，天天像燕子似的在人家的草担下度日，也許她是很

(註一)：楊即約翰；珂，表示親愛的意思。

愛他的，但也時常打他，而且叫他爲「廢物」。八歲的時候，他已出去給人家牧牛。羊了，家裏什麼東西也沒有吃的時候，他就到樹林裏去拾菌子。在那裏有被狼吃掉，祇有出於上帝的憐憫呵！

他是一個魯鈍的孩子，和人家說話時，便把手指插入口中，和村兒們一樣。人家都不相信他會長大，更不相信他母親會得到他的安慰，因爲他做工也很愚笨的。他怎麼會生得這樣，沒有人知道。但他有一種嗜好，那就是音樂。他到處傾聽，到處聽見音樂。等到他稍稍長大，已什麼也不想，除了音樂。例如，有時他放牲口到樹林裏去，或提著籃去拾野果，便常常空手回來，吃吃的說道：

「媽，林中請誰在奏音樂呢？樹裏在奏呢！」

他的母親便回答說：

「我奏音樂給你聽，奏音樂給你聽，不要害怕！」

於是她就拿起木杓向他敲去，奏音樂給他聽。孩子叫了起來，連連答應不再如此了。但他心裏還想着：那林中有誰在奏音樂？誰呢？他知道嗎？松樹，櫟樹，

赤楊，畫眉鳥，一切都奏着音樂；一句話，全樹林都唱了。

回聲也奏着音樂……田野上的艾草對他奏着音樂，屋旁花園裏的雀兒鳴着，連櫻桃也顫動了！晚間，他傾聽着村中一切的聲音，他又以為全村都在奏音樂了。人家派他去做工，叫他去揚糞的時候，風又在鋤上奏音樂給他聽了。

樂—— 有一次，工頭看見他披着頭髮，正站着在聽鋤上的風聲……他一見便解下皮帶，

人 給了他一場深刻的紀念。但這有什麼用呢？主人們都叫他爲「樂人楊珂」了……

楊 春天裏，他便跑出屋子，到河邊去做牧笛。夜間當蛙兒啾啾吠鳴，秧雞在草上顫歌，蒼鷹迎露叫嘯，雞兒在籬後歌唱的時候，他睡不熟了，他祇傾聽着。只有上帝知道，他時常聽見的是什麼音樂。他母親不敢帶他到禮拜堂去，因爲琴聲一響，或甜蜜的歌聲開始時，他的眼睛便蒙上了霧似的望着，好像他已不在這個世界上了……

珂—— 夜間，巡夜的在村中走着，想驅除睡魔，計數着天上的星，或對犬低語着的時候，常看見楊珂穿着白色的單衣從黑暗中跑到酒店那邊去。但他並不進酒店，只到酒店的旁邊，坐在牆角下傾聽。裏面的人正在作「奧派爾刺鐵」舞，有那年青的村中

女「嗚！哈！」叫了起來。可以聽見靴聲或女郎的「什麼呀？」的聲音。提琴低低地唱着：「他們來了，我們和他一同吃呀，飲呀，談呀！」於是大提琴就深宏地和着：「上帝賞賜！上帝賜賞！」窗子被燭光照得很明亮，酒店中的每一根柱子好像在顫動，在歌唱，在奏樂，而楊珂傾聽着！……

那時他將怎樣呵，倘若他能夠得到一隻這樣的提琴，輕奏着：「他們來了，我們和他們一同吃呀，飲呀，談呀！」唱着歌的那樣的木板！哈！但在什麼地方可以得到她呢，她出在那裏呢？只要人家肯將這一類的東西許他拿一拿呵！……不！祇許他傾聽的。因此他就只有常常傾聽，聽得這樣長久，直至巡夜的在他後背的黑暗中叫了起來：

「你還不回家嗎，小鬼！」

於是他纔赤着腳向家裏奔去了。但提琴的聲音尚在黑暗裏跟隨着他：「他們來了，我們和他們一同吃呀，飲呀，談呀！」大提琴深宏地和着：「上帝賜賞！上帝賞賜！」

倘若他祇能聽見提琴的聲音，無論在秋收節，或婚期，在他已是極大的喜期了。他隨後就爬到爐子後，整天的不說話，眼睛閃閃的發着光，從黑暗處望了出來，像貓一般。最後他親自用薄板和馬尾做了一張提琴，但沒有像酒店裏的提琴響得那樣好聽：牠祇低微的，非常低微的響着，極像蒼蠅或蚊子的叫聲。然而他還是從早到晚的奏着，雖然因此得到了這麼多的懲罰，最後竟打得像一個受傷的未熟的蘋果一般了。這是他的天性。可憐的孩子一天比一天瘦了，肚子仍一樣大，頭髮愈加蓬鬆，眼睛常流着淚愈加睜得大了，他的兩頰和胸部愈加深陷，愈加深陷了……他幾乎他極不像其他的孩子，他像他的不大會響的薄板做的提琴。秋收以前，他幾乎餓死了，因為他用以充飢的祇有生蘿蔔和得到一張提琴的欲望哩。

但是這欲望帶給他的不是好事。

田主的僕人有一張提琴，常在薄幕的時候奏着求侍女的歡喜。有一次楊珂竟在大葉的牛蒡中爬了過去，直到開着的前廳的門邊，仔細地望着提琴。提琴在對着門的牆上掛着，楊珂的整個的靈魂都從兩眼出去了。因為他覺得這是他最珍愛的東西

了，又覺得牠是一種爲他所不能得到而且不配一摸的聖物。然而他生了這欲望：至少握一握，至少近看一看……這樣想着，不幸的小小的心快樂得戰慄了。

一天夜裏，前廳裏沒有一個人。田主久已到外國去，屋子空虛着，僕人坐在侍女房的房裏。楊珂伏在牛蒡中，望着在門內的目的物已經很久了。這時天上的圓月正斜照着前廳裏，穿過窗子，在對面的壁上映出了一個大好明朗的方形，這方形慢慢地向提琴近去，最後便完全照在琴上。在黑暗中，提琴像發着銀光一般，琴腹尤其照得強烈，楊珂幾乎不能夠直看了。清光中一切都可以很清楚的看見：狹小的腰，琴弦和彎曲的柄。弦軫閃閃發着光，像聖約翰的流螢一般，旁邊掛着銀杆似的弓……

呵！這一切真美麗，而且神異！楊珂愈加看得心醉了。他坐在牛蒡中，兩臂支在瘦削的膝上，張着嘴，只是望着。一會兒恐怖制止着他，一會兒不可克服的欲望又推着他向前。這琴是神異的東西，還是什麼呢？……

但月光中的琴好像漸漸的向楊珂退來，向楊珂浮來了……牠有時暗淡，有時又更

亮得強烈。是神異的藝術，這顯然是神異的藝術！風吹了起來，樹低低地響着，牛蒡喃喃的說着話，楊珂好像聽見說：

「去呀，楊珂！前廳裏沒有人呢……去呀，楊珂……」

夜色清徹而且明亮。夜鶯忽而低忽而高的在花園的池旁歌唱起來了：「去呀，去呀，去取呀！」一隻貓頭鷹在他的頭上輕輕的飛轉，叫着說：「楊珂，不！不！」但牠不久就飛去，夜鶯仍在花園中，牛蒡喃喃的愈加說得清楚了：「那裏沒有人呢！」提琴又發光了……

可憐的，瘦小的楊珂縮着身子，慢慢的，小心的向前移動了。夜鶯又低微的呼着：「去呀，去呀，去取呀！」

白衣漸漸向前廳的門邊近去。黑色的牛蒡已遮不住牠。在前廳的階上，可以聽見孩子的急促的患病的呼吸聲了。又過一刻，白衣已消失，只有一隻赤腳露在門外了。徒然的呵，貓頭鷹，雖然你又飛過一次，叫着說：「不！不！」楊珂已經進了前廳了。

池中的蛙忽然大聲的叫了起來，似乎受了驚，但隨後也就靜默了。夜鶯已停止了呼嘯，牛蒡也停止了低語。楊珂輕輕的、小心的爬着走，恐怖忽然圍住了他。他先前在牛蒡中時，像野獸在樹叢中一般的安靜。現在像野獸入了籠中了。他的舉動倉皇起來，他的呼吸急促而且嘶響。此外，黑暗又圍住了他。靜默的夏夜的閃電從東方飛到西方又照了一照前廳的内部和仰着頭在提琴前匍匐着的楊珂。但電光消失後，雲便遮住了月亮，已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了。

他過了一會，一種低微的、哭泣似的聲音在黑暗中響了一下，好像無意地觸動琴弦了。於是突然……

一種朦朧的，低宏的聲音從前廳的角隅出來，怒氣沖沖的問道……

「誰在那裏呀？」

楊珂屏着氣，而粗低的聲音又問道……

「誰在那裏呀？」

火柴在牆上擦出光來，屋內明亮了。隨後……咳！上帝！聽見咒罵聲，敲打聲

，孩子的哭泣聲，山阿！上帝！的叫喊聲，犬吠聲，窗內拿燈察照的人的奔跑聲，全屋喧嚷了。

第二天，不幸的楊珂已站在村長的面前。

他們須審判竊賊一樣的對付他嗎？——當然的。村長和在場的人都注視着他。他在他們的面前站着，手指插在口裏，張着驚恐的眼睛，又小又瘦，受了打，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人家將怎樣他……怎樣審判這個只有十歲，總會走路的可憐的孩子呢？把他送到監獄裏去，還是怎樣呢？……對於孩子，是必須憐憫一點的。叫看門的帶去，給他幾根，叫他第二次不再偷，事情就完了。

自然

大家便叫看門的斯泰珂：

「把他帶去，給他一種紀念。」

斯泰珂點一點惡毒的粗笨的頭，像捉小貓一般的把楊珂挾在手下，到穀倉裏去了。不曉得孩子是不懂得，還是受嚇了，只是連一句話也沒有，望着，鳥一般的望

着。人家將怎樣對付他，他知道嗎？當斯泰珂在穀倉裏把他按倒地上，掀起小衫，用力打下去的時候，楊珂繼續叫了起來：

「媽！」

起初，每打一下，他便「媽！媽！」的叫，但叫聲漸漸低下去，弱下去，直至最後他緘默了，不再叫媽了……

不幸的破提琴呵！……

咳，愚蠢的，萬惡的斯泰珂！誰把孩子打得這樣呀？他原是又小又弱，時時要死的呀！

母親來了，來帶孩子了，但她須抱着他回去了……第二天，楊珂沒有起來。第三天晚上，他已氣息奄奄的躺在可憐的床上，被窩的底下。

燕子在門外的櫻桃樹上啾啾的叫着；金色的陽光透過玻璃窗正照在沒有一點血色的孩子的臉上。這光好像是一條路，垂死的小小的靈魂所走的路。好的，至少在死的片刻間也要讓他在寬闊的太陽的路上走去呵，他一生只是在荊棘上行走呢。這

時瘦小的胸脯尚在起伏，孩子的臉色像在傾聽窗外的村中的聲音。是在晚間，刈草回來的村女們正唱着：「呵，在碧綠的草原上呀！」從溪水旁送來一陣陣的笛聲。這是楊珂最末一次傾聽村中奏樂了……在被窩上薄板做的提琴輪在他身邊。

垂死的孩子的臉忽然發光了，從失色的唇上迸出來低微的聲音，說：

「媽？……」

「什麼呢，我的孩子？」母親回答說，含着眼淚……

「媽！在天國裏，上帝會給我一張真的提琴嗎？」

「會給你的，孩子，會給你的！」母親回答說，但已不能多說，從她的柔和的胸中突然迸出夙積的悲哀，只能呻吟了：「呵，耶穌！耶穌！」她伏倒在榻上，大哭起來，如瘋狂了一般，如已知不能救出自已的愛人了一般……

她沒有把他救出來。當她抬起頭再看孩子時，小樂人的眼睛仍蒼開着，但已呆板，臉色莊嚴，繃澀，僵硬了；陽光也已隱去……

願你平安 楊珂！

第三天，田主和女兒及一個愛她的少年從意大利回來了。那少年說：

「*Quel beau pays que l'Italie!*」（多麼美呀，意大利！）

「而且什麼樣的藝術的人民呀！*On est heureux de chercher l'abus de talents et de les protéger……*」（有幸呵，倘能在那裏求得才能之人而加以保護。）

赤楊在馬河的墳上簌簌的響着……

天使

在盧庇斯庫羅鎮裏，卡利克斯脫妻子死後，有一場晚禱，晚禱後教堂裏還有些婦人在誦經，那時正是午後四點鐘，但因為冬天裏四點鐘已漸漸昏暗，所以教堂裏已黑暗了。尤其是神壇上已蒙上了深黑的影，只有祭器旁的兩支臘燭尙發着光，但牠們的微細的火光只微微地照着小門上的裝飾物和高懸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兩足。足上釘着一枚巨大的釘子，釘頭在神壇的中央顯出閃爍的亮光。從方纔熄滅的幾支臘燭上流出許多煙，一種教堂裏的特別的臘氣充滿了神壇附近。

一個看守教堂的和一個年青的童子在神壇前這邊那邊的走動着。一個掃着地，一個扯着階上的地氈。有時，當婦人們停止誦經的時候，就可以聽見老年的看守者訶責童子的細聲的憤語，或雀兒因屋外飢寒而敲雪窗的聲音。

婦人們坐在板凳上，距門很近。若不因那幫助誦經而點着的幾支臘燭，恐怕那裏還更黑暗。其中有一支臘燭照着一條板凳後的神旎極清楚，旎上畫着許多罪人在火燭和惡鬼的中央。其餘旎上的圖畫，看不出是什麼。

婦人們並非在朗誦，切確的說，是在用疲乏而欲睡的聲音喃喃地唸着，不息地重覆着這話：

「死的時辰來到時

願聖母代我們請求幸福的運命……」

這一個沉沒在黑影中的教堂，豎在凳旁的神旎 面色淡黃的老年人的婦人們，如爲昏黑所壓迫的急燃的燭光——這種種都是不堪形容的慘淡，駭人。悲傷的死的哀歌在這裏真是得到了最合適的背景。

誦經聲時常間斷。其中一個婦人忽然站了起來，顫聲的說道：「願你有福，慈誦的聖母，」於是別人加上一句說：「上帝和你同在！」但因爲這天是卡利克斯脫妻子的安葬日，所以各喊「願你有福」後又這樣說道：「給她永久的休息，主呵，

而且願永久的光照着她……」

卡利克斯脫妻子的女兒瑪麗雅坐在一個老婦人旁邊的凳上。她的母親的新墳上現在已落下了柔軟的，幽默的雪。但因為她只有十歲，似乎不懂得自己的損失，也不懂如何的哀憫。她的兩眼又大又藍，她的臉上現着一種兒童的安甯，甚至一種漠然的平靜。她的臉色只現出一種好奇，沒有別的。她張着嘴，很注意的看着一首畫了地獄和罪人的神態，隨後又細看教堂的深處，最後復看那被雀兒敲撞的窗子。她的眼睛顯出沒有在思索的神情。

這時婦人們已如欲睡的喃喃地唸到了第十次：

「死的時辰來到時……」

瑪麗雅揉着自己腦後兩條亞麻色的，和鼠尾一樣細的髮辮，顯然厭倦了。後來他的視線便轉向老年的看守者的身上。

老人走到教堂的中央，搖扯着一條懸在天花板上，有許多結的繩索，為超脫卡利克斯脫妻子的靈魂撞着鐘。但他這樣做並非出於自己的心願，因為他正在想別的

情。

這鐘聲又是晚禱完畢的記號。婦人們最後又重唸了一次輕舒的死的祈禱，向外走去；一個婦人牽着瑪麗雅的手。

「庫利克妻子！」一個婦人問那個婦人道，「你怎樣處置這女孩呢？」

「你叫我怎樣處置呢？伏夷契克馬爾古拉已到這裏的郵局來，他就要到來息清錯去，他會把她帶去的。唔，怎麼樣呢？」

「她到了來息清錯怎樣？」

「和在這裏一樣，我的親愛的。她從那裏來就讓她往那裏去。也許在紳士家裏人家肯收納這孤兒，讓她睡在僕人的房子裏的。」

這樣的談着話，他們已穿過廣場，向一家酒店裏走去。天色愈加昏暗起來。那一天冷而且靜，天上佈着雲，空氣裏充滿了水氣和濕雪。水滴從簷上流了下來，廣場上躺着雪和草做成的泥溝。全鎮和破陋的屋宇慘淡得和教堂一般。有幾家的窗戶裏閃爍着燈光；街上已沒有聲響，只有這一家酒店裏的古爾達琴還奏着奧派爾柯舞

曲。牠奏着是爲的招引客人，因爲裏面沒有一個客人的緣故。

婦人們進了店。喝了一點白蘭地。庫利克妻子提半杯給瑪麗雅，說：

「你喝，你現在已是孤兒，不能再過好日子了！」

「孤兒」這個字又使婦人們記起了卡利克斯脫妻子的死。於是卡普斯丁斯基說道：

「祝你康健，庫利克妻子！你喝！呵，我的親愛的朋友們！天國臨到她身上時，她便不再呼吸了。給她懺悔的長老還沒有來，她已冷了。」

使 庫利克妻子回答道：

「我早就說她的身體不好了。上禮拜日她來時，我曾對她說：『唉，卡利克斯脫妻子，你最好把瑪麗雅給了紳士家。』但他回答說：『我只有這一個女兒，我不願給人家。』她接着悲苦而且哭了，隨後她就到法官那裏去，在簿子上填上受聖餐的名子，付了四什勝安六格羅肖，說道：『我不爲孩子吝惜這金錢。』我的上帝！她的眼睛本是張得很大的，死後愈加大了。怎樣也不能把牠們合起來。人家說她死

後還看着她的孩子哩。

「我們且喝半升酒消這悲傷罷。」

古爾達琴不斷的奏着與派爾柯舞曲。婦人們漸漸有點幻想了。庫利克妻子訴苦似的重覆着說：「可憐的人，可憐的人。」卡普斯丁斯基忽然想到自己的丈夫死時，說道：「他將死時，這樣的嘆息，這樣的嘆息，這樣的嘆息。」她無意中拖長聲音唱了起來，正合着古爾達的拍子，最後完全隨着舞曲唱了：

——老 僕

「嘆息，嘆息，嘆息，」

達那，達那，嘆息！」

——人

忽然她感動得哭了，給了樂人六個格羅肖，又喝了一點白蘭地。庫利克妻子也感動起來，對瑪麗雅說道：

「記住這個，孤兒，長老對你說過，雪蓋上你媽媽時，就有一個安琪兒會來保護你的。」

這時她忽然停止了，驚異似的週圍看了一眼，又用力的說道：

「我說：安琪兒！——安琪兒真的來了！」

沒有一個人不相信。瑪麗雅映着可憐的，遲鈍的眼，注意的望着這個婦人。庫利克妻子又說道：

「你現在是一個孤兒，魔鬼沒有權利捉弄你了。安琪兒是常常保護着孤兒的。他們是善的。唔，你且拿了這十格羅肖。你即使步行到來息清錯去也可以走到，因為安琪兒一定會引導着你的。」

卡普斯丁斯基唱起來了：

「他的翼是永久遮着你的，

你在他的保護下不要怕什麼危險呵。」

「不要做聲，」庫利克妻子叫着說。隨後她又問瑪麗雅道：

「蠢子！你知道誰保護着你嗎？」

「安琪兒，」瑪麗雅推細聲的回答說。

「親愛的孤兒，可憐的小虫！有翅膀的安琪兒呢。」庫利克妻子非常感動的說

拉着小孩，擁到自己慈愛的，嗜酒的懷裏。瑪麗雅忽然哭了出來，不知道時心中想到什麼，感動得哭了。

酒店主人已熟睡在櫃台後；蠟燭結了花；樂人停了樂，因為他所看見的使他感到愉快。屋內，靜寂主宰着。

突然，靜寂被屋外的馬蹄聲和叱馬聲打斷了：

「拍爾……站住！」

伏夷契克馬爾古拉提着燈籠，進了酒店；他把燈籠放下，搖着兩臂取暖，最後

對店主說道：

「拿半升白蘭地來！」

「馬爾古拉，異教徒！」庫利克妻子叫着說，「把孩子帶到來息清錯去呀！」

「自然，我會把她帶去的，人家已對我說過了。」馬爾古拉回答說。

隨後，看了一看兩邊的婦人們，他加上一句道：

「呵，你們都已醉得像……」

「願天國落在你頭上！」庫利克妻子回答說。「我對你說：保護這孩子，你就必須保護她！她現在是孤兒了。你知道，養子有誰保護着嗎？」

伏夷契克沒有想到那一層，不能回答這閒話，顯然想轉到別的題目上去了；他立刻拿起酒，說：

「魔鬼捉你們……」

但他沒有說完，因為喝完了白蘭地，他皺着眉，睡着，不高興的放下酒杯，說：

使

「這簡直是清水。從別隻瓶子裏倒一點給我罷。」

店主依了他。馬爾古拉喝完後愈加皺眉了。

「咳，你沒有阿臘柯酒嗎？」

馬爾古拉顯然也和婦人們冒同樣的危險了，因為這時盧比斯庫羅的一個紳士正在家裏做文章，題目是：「田主的賣酒權是社會組織的基本。」馬爾古拉只無意中確定了這基本，也不知道這家酒店雖在鎮上却是屬於田主的。

他這樣的連喝五次，忘記了已熄的燈籠，便牽着半醒半睡的女孩的手，說道：

「唔，走罷，討厭的孩兒！」

婦人們都在屋角裏睡熟了，沒有誰和瑪利雅作別。簡單的說：她的母親躺在墳墓裏，她自己要到來息清錯去了。

他們走出酒店，坐上雪車。馬爾古拉喊着馬：走！——就走了。雪車起初在鎮上的泥濘中走有點滯笨，但不久就到了白茫茫的曠野上。路很遠，雪在冰車下幾乎沒有什麼聲響，有時只有馬噴呼着，有時遠遠的，遠遠的狗吠着。

他們走着，走着。伏夷契克唱着馬，喃喃的唱着：「記住呵，惡棍，你所答應的事情。」但他立刻就靜默，而且如猶太人一般的搖擺起來，左邊一搖，右邊一搖，睡熟了。他夢在來息清錯失去了一隻信札，人家打他的頸背，因此不時的微醒，重覆地說：「見鬼！」瑪麗雅沒有睡熟，因為她很冷。她張大了眼望着白茫茫的田野，馬爾古拉搖擺着，陰黑的背不時遮住了那田野。她想，媽媽已經死了。這樣的

想着，她很清楚的看見了她媽媽的青白而悽慘的面孔，圓睜的眼睛——她知道這面貌很親愛，又知道已不復在這世上，到了來息清錯也不能夠再看見，她在盧比斯庫羅時已親眼看見人家用土掩埋了。她想到這裏，幾乎苦惱得要哭了出來，但因為她的膝和脚正凍得厲害，她因冷而哭了。

切確的說，那一天並沒有結冰，只是很冷，如融雪時的天氣。伏夷契克在盧比斯庫羅的酒店裏喝了酒，這時胃裏至少還有一點溫暖儲藏着。盧比斯庫羅田主的話很對：「冬天裏喝白蘭地能使火變熱，又因為牠是我們人民的唯一的安慰，若把大田主們的安慰人民的特權奪去，便是把他們對於人民的感化也奪去了。」伏夷契克這時得到了這樣的安慰，已沒有什麼可以使他煩惱了。

連這個也不能使他煩惱：當馬進了樹林裏，路雖然比較的好，馮却走得非常的緩慢；隨後傾側一下，雪車便翻落在路旁的一個坑裏。切確的說，他醒了，但他不很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

瑪麗雅推着他，叫着：

「伏夷契克！」

「你麻煩什麼呀？」

「車子翻了呢！」

但伏夷契克問道：「一杯嗎？」又沉睡了。

瑪麗雅坐倒在車子的旁邊，盡力的縮着身子，坐着。她的面孔立刻就凍僵了，於是她又推着睡人，叫道：

「伏夷契克！」

他沒有回答。

「伏夷契克，我要到屋子裏去呢。」

過了一會，她又說道：

「伏夷契克，走罷，不然我徒步走了……」

最後她走了。她似乎覺得來息清錯很近。而且他又認識那道路，因為她每禮拜日總和她的母親往那裏的教堂去。不過現在須一人獨去罷了。雪雖正在融化，林中

的積雪尚深，因此夜很明亮。雪光映着雲光，道路顯然如白晝一般。瑪麗雅往黑暗的樹林深處望去，可以看見很遠地方的樹幹一一的排着，黑色而且安靜的在白茫茫的背景上。她又很清楚的看見沿着樹幹上去的一層一層的雪。林中主宰着極大的靜寂，使她胆大。枝上躺着一層多凍雪，流下一些水滴，低聲敲着枝葉。但這是唯一的聲響。此外週圍都靜默的，靜默的，白茫茫的，寂然的，沒有一點聲音。

天

風沒有吹拂。蒙雪的樹枝一點也沒有顫動。一切都在冬眠中睡熟了。地上的雪氈，積雪的靜默的樹林，和天上的青白的雲——這種種好像結成了一種白色而無生氣的東西。在霜雪期內本是常常如此的。在這些靜寂的萬物中祇有瑪麗雅是唯一的生物，蠕蠕地動着，如一個小黑點。呵，良善的，正直的樹林！從枝上墮下來的水滴也許就是為孤兒而下的眼淚罷。林木對於這孩子是這樣的偉大，這樣的哀憐。這時她孑然一身，嬌弱可憐，夜深時竟會在樹林積雪中行走，還信賴而且十分的安心呢！明亮的夜像在保護着她。一個無力的小孩竟獸身而且信賴這種極偉大的力，這中間的確有一種很大的甜蜜。在神的世界，一切都可以這樣的存在着的。

使

瑪麗雅走了又走，最後疲倦了。她的鞋子又重又太大，她的細小的腳不斷的滑了出來，鞋子陷在雪中，很不容易拔出。此外，她的兩手又不大自由，一隻手用力握着庫利克妻子給她的十格羅肯，已經凍僵了。她怕牠落在雪中。有時她大聲的哭了起來，隨後又突然止着了，好像在探察有誰聽見她的哭聲沒有。是的，樹林聽見她的哭聲的！融解的雪單調的，嗚咽而訴苦似的響着。此外，也許還有誰聽着罷。瑪麗雅愈走愈慢了。也許她走錯了路嗎？不！路像一條白色的寬闊的，至遠漸窄的帶子一般，明明白白地躺在兩旁陰黑的樹木中呢。不可抵抗的睡眠漸漸主宰着瑪麗雅了。

她走到路旁，坐倒在一株樹下。她的眼臉就落了下來。這時她想着，媽媽從墓地那邊循着雪路來了。沒有半個行人。然而她却確信有誰會來。誰呢？安琪兒。年老的庫利克妻子說過，有安琪兒保護着她。瑪麗雅是認識安琪兒的。在媽媽的茅屋裏曾有一個畫像，手中拿着斗枝百合花，生着翅膀。他當然會來的。水滴聲漸漸響得重了，也許這就是他的翅膀所打掃下來的水滴罷。——不要做聲！的確有

離來了；雪雖然柔軟，那微聲却很清新。腳步聲漸漸近了——低聲而且緩慢的。近來了。瑪麗雅深信的張開了睡眼。

那是什麼呀？

有誰凝視着瑪麗雅？灰色，蒼白，面作三角形……猙獰，可怕……

泉 邊

我昨天還是一個大學生，而且我的哲學博士的證書還沒有全乾——那是真的。我沒有職務，我是一個窮人。我的全份的所有物，是一所窮陋的小屋，一個花園，和幾百個盧布的進款——我現在明白他們不把安拉的手交給我的緣因了——但是他們還侮辱我呢。

這爲什麼？我做了什麼呢？我帶了我的誠實的心，彷彿擺在手掌上似的，說：「請將她交給我罷，我將做你們的最好的兒子，而且感謝到死——我會將她放在我的手上，愛她照顧她的。」

真的，我說得不靈巧，用一種特別的聲音，口吃而且略喘着氣。但是你們看見我的整個的心說話，在世界上不能每天找得到的那種的愛的說話，即使你們決定拒

繼，爲什麼你們不像那慈悲的好人拒絕我，爲什麼你們侮辱我呢？

你們冒名的基督教徒，你們冒名的理想家呀，你們能知道我自和你們這種談話以後會去做什麼嗎？誰對你們證明，說我雖然一則沒有她不能生活，二則不能容忍那種反話和乖行，那種虛禮和撒謊，我是不會把彈丸射進我的頭裏去的呢？你們爲什麼竟連一秒鐘也不憐憫我呢？大家不該蹂躪我，大家應該可憐我的呀！我若不遇到你們，也許我會在世上爲別人做出點事情來的。我是一個年青的人，幾乎還是一個學生，沒有職務，沒有財產，——是的呀！但是未來正在我的面前，上帝呵！我不知道你們爲什麼往牠的面上吐了一口唾沫。

那冰般的臉呵！嫌惡的忿怒呵！——幾天前我想不到會這樣——我以為你是一個誠實的人，原來你在欺騙我們，濫用我們的信任。——就是這幾句話，他們用這幾句話，鞭子般的打我的面孔。一霎時以前，他們那樣真心的賀我，爲了我的證書，彷彿我是他們的兒子；——到了我感動得臉色青白起來，把什麼最鼓勵我的話講解給他們聽的時候，他們的和氣，他們的微笑都消失了，他們的臉結起冰來

了，因為「我濫用了他們的信任」呢。

他們那樣的侮辱我，蹂躪我，甚至有一個時候，我也以為我真做過卑賤的事情而且實在欺騙過他們了。

但是什麼樣呢？怎樣的？誰欺騙過人？誰是卑賤的人呢？要不是完全是我發可癡，那麼真誠的愛人家而且供獻自己的靈魂以及血和工作，並不算什麼卑賤的。你們要是真的忿怒了——畢竟誰是蠢人呢？

咳！——講到你，安拉，我也被你欺騙了，我，這樣愛你的我！他們對我說：「我們決定我們的女兒無論如何也不會許可你那樣的辦下去。」自然，我沒有否認。後來來了這位「女兒」，完全帶着深受教育的姑娘的忍受的神氣，低着眼睛吃吃的說，她不明白我怎麼會想起這種念頭來的。

你不明白嗎？那末聽我說罷，安拉姑娘：你沒有對我說過，你愛我——沒有！我沒有你的簽字的收條；即使有，我也不會拿出來。但是這是我對你說的：正義存在着，裁判也存在着——或在天上的某處，或在人的良心裏，你將要在他的面前

懺悔：「欺騙過這個人，我丟棄過這個人，我使這個人受了屈辱和不幸。」

你缺少勇氣還是愛呢，——那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得很清楚，你會可怕的欺騙過我。我還愛着你，我不願意詛咒你；但是你應該知道，當決定救人或殺人的問題的時分，應該有勇氣。那時的誠與愛應該比恐懼更廣大。不然，苦苦造成的屋子的棟樑落在人的頭上，那便是有罪的。牠們曾落在我的頭上了。我將我的整個的未來，建築在信託你的愛的基礎上，但是結果祇顯出我將牠建築在沙上了，因為在決定的時候，你缺少勇氣，因為當你應該選擇你的父母的惡意或我的不幸的時候，你選擇了我的不幸。要是在那困難的時候，你仍為我所想的那樣，那我便有了希望和安慰了。你知道在這最後幾年裏，我做的一切事情，是為你，藉你做的嗎？我像牛一樣的工作，夜夜睡不熟，得到了幾塊賞牌，幾張證書。那時你是我的生命，我將我的每一口的呼吸供獻了給你，我祇是想着你。現在，在我的面前躺着沙漠，悲哀在那裏像狗似的號啕着。我什麼也沒有了。

你有時會想到這個麼？

但是那謹慎的父母會對你講解的，說我是一個愚蠢的熱中的學生。我如果真是那種人，那我便要像莎士比亞的昔洛克（註一）的說：『我們不是同你一樣的人嗎？如其你刺我們，血不會從我們身上流出來的嗎？如其你對我們做不公平的事情，我們不會流淚的嗎？』不要侮辱什麼人罷，不論他是誰。我的熱中或是聰明或是愚蠢，沒有一個人該來磨難我。是呀，在我們現在的世界裏，這極大的愚蠢，善慌，和虛偽的死東西已經破裂而且倒下了，因為牠們在這裏是不能生存的。現在我有許多時間了，我已成爲一個什麼哲學博士，現在我要像哲學家似的分析各種的人的關係，——那剛毀壞我的生命的關係了。你們這種名爲謹慎的人，是十分滿意的，假使你們對於一件事情，說了一句死話，無意義的話，使那件事情折斷了誰的頭頸？——這是一點兒也不會使你們苦惱的愚蠢的熱心！假使我心裏痛着，話有什麼用呢？你們的字典會救助我嗎？對於一切，你們的麻木的神經都沒有感覺，你們竟拒絕生存的權利。當所有的牙齒都從老年人的牙床上落下來的時候，你們再不會相信

（註一）：『威尼思之商人中的猶太人。』

將痛的。照你們的意見，風暴是巨大的事情，入愛不過是愚蠢的熱心。每次當我想到這件事的時候，便有兩個人在我的腦中出現了：第一個是昨天的大學生，熱烈地對抗愚蠢的奮鬥者；第二個是愛慕公平的侮辱的人，常預備詛咒和哭號的人。這樣是不能生活下去的。在言語裏是理想主義，在行為裏是功利主義。這樣的辦法我們已經儘夠了。那時候近來了，將來大家應該照着高尚的原則行動，或者索性大膽的宣佈原則，如與他們的行為同樣卑鄙的原則。我不知道聽見妥拉的父母說了幾次了，說財產是不能生幸福的，說人格比財富還有價值。說平靜的良心是最大的善。真的嗎？我確有人格，勤勞，奉獻的良心，青春和愛。但是他們什麼都不管，只開門叫我出去；然而我今天要是中了五十萬的彩票，明天他們便喜喜歡歡的把女兒交給我了。那做父親的便會展開兩臂到我這兒來無疑。那是一定的，正如上帝在天上一樣的確實。

誰要做商人，誰就應該算道計算；但是你們也謹慎的人，甚至連這個也不知道。你們的謹慎僅造成些幻影。你們不知道計算，你們聽見嗎？我不是在說謊語，我

並不幻想。愛是存在着的，而且大家不能否認牠的實在的。要是一個有天才的數學家把愛的價錢計算給你們看，你們便要驚呼說：「呵，怎樣多呀！」愛是實在而確實的，生活中所急需的，正和金錢一樣。計算法是簡單的：生活有多少幸福，生活便有多少價值。愛是幸福的不能吸盡的源泉，至大的資本，同健康和青春一樣。但是你們的腦筋不明白這樣簡單的事情。我再對你們重覆一遍罷：你們不知道計算！一百萬祇值一百萬，不能再多值一文；但是照着你們的意見，除了當作金錢的價值以外，還含有生活上的一切好東西。因為這個錯誤，所以你們彷彿在人爲的世界裏，你們看不見準確的關係和真實的定價。你們是空想家，但是是低等的，金錢的空想家；你們的原則是有害的，因為不僅破壞他人的生活，連你們自己小孩的生活也破壞了。

安拉倘若和我一塊兒，是有幸福的！唔，你們還需要什麼呢？不要說是她自己拒絕我了。你們如其沒有用你們的教育摧殘了她的意志以及真實和勇氣，我現在便不會頭痛得要炸裂似的一個人坐着了。沒有一個人像我看安拉的眼睛看得仔細的也

沒有第二個人知道得再清楚她感覺着什麼和她現在是怎樣，如其你們沒有毒害她的靈魂。

現在我失去了她，也就失去了別的東西，失去了在生活上同麵包一樣所需要的，沒有她便會死亡的東西了。呵你們，我的沒有實現的岳父母，呵你，我的失去的妻子呀！有時我想你們是全不知道你們做下了什麼事情的，因為不然，你們早便把我拈回去了。你們不會完全不憐憫我的。

——責罵有什麼用呢？我這邊是正直的，我寫的統統是真實的，但是真實不會還我妥協的。

——但我也不能明白這個：為什麼正直和真實一點也沒有用。世界實在是和人的精神一樣建築的：到底為什麼造成意見不合呢？倘若不是這樣，大家便應該永久在惡的圓周裏旋轉了。

我不能再寫了。

……

很長的間斷以後，我又拿起筆來了。讓真實自己說罷，——我僅僅簡單的敘述發生的事情。解說還一直在後面，我現在祇將一種一種的細寫我那時尚不明白的事實。

早晨，在那最不幸的日子後一天，妥拉的父親到我這裏來了。一看見他，我就僵硬起來。一切的思想都離開了我的腦筋，好像以羣鳥兒離開了樹林。我好像和在死時的感覺相同。但是他面色很溫和，站在門限上，向我伸出兩手，說道：

「我們過了一個惡夜，——不對嗎？我明白這個，我從前年青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沒有回答，我一點兒也不明白；我不相信我看見他在我的面前。他呢？握一握我的手，使我坐下，自己坐在對着我的椅子上，說道：

「請你放心，我們和和睦睦的談罷。親愛的先生，你以為祇有你一個人沒有睡熟嗎？我們也睡不熟呢。自你走後，我們靜了一點下來，便來了痛苦的煩惱了。是

的！要是一種不等待的東西阻擋一個人的路，那他便要失去頭腦和鎮靜了。我們煩惱起來了，我不認識這個，我們羞恥了。我們的孩子跑進了她自己的房裏，我們年老的，如老人們平常的舉動，互相非難起來了：「對於這事，你的過。」——「不，你的過。」——那是人的天性。但是細想了一想，我們不安起來了：他是年青的，誠實的，能幹的，滿心愛我們的孩子的，——真見鬼，我們為什麼固執呢？祇有一件事可以辯護我們的無罪！你將來做了父親，你便會明白做父母的是：找不到一個夠好的人為自己的孩子的。但是後來我們細細的想了，以為於我們不夠滿足的，也許於安拉是十分够的；於是我們決定探一探女兒心中隱藏的什麼，我們叫她來商量了。——第三個是好的評議員！——這沒有一個人可以否認的！當她抱着我們的膝蓋，將美麗的小的頭放在上面，那時！……父母的心呵！……」

他感動得靜默了，我們沒有話，沒有動，相對坐着。我所聽見的一切，我覺得是夢，童話，奇跡；過去了我的苦惱，復來了我的希望了。他鎮靜起來，又說道：

「大概你以為我們是卑賤的，但我們實在是好人。雖然太性急了一點；為要證

明這個，我對你說：你要是真愛安拉，不記憶侮辱，便請到這裏來吧……」

他張開兩隻手臂，我便抱了他的頭頸，一半瘋狂，一半幸福。我覺得一種東西緊壓着我的喉嚨，我祇能哭泣了。我的靈魂充滿了幸福，驚惶和感激。這一切像雷似的打中了我；我的頭腦不能明白，我的心也不能明白，我感到的差不多是變遷和思想的過度的痛苦。安拉的父親溫和的把我的手從他的肩上放下，親着我的額，說道：

「好了，已經好了！我知道你愛安拉，我原希望如此，忘了從前發生過的一切，而且安着心罷。」

他看見我止不住感動，便和善的責難我道：

「應該做一個男子，應該克服你自己！你戰慄着像一個火燒的人呢。呵，那個小子深深射中了你的心了……」（註一）

「深的，很深的！」我痛苦的回答說。

（註二）：小子指神話上的愛神 Eros，持弓矢射人心，使人發生戀愛。

安拉的父親微笑了……

「平靜的水呵……」(註一)

我的偉大的愛，的確很滿足了他的做父親的榮譽，因為他好像很喜悅而且不停的笑着重複道：

「刺花，真的刺花呵！」(註二)

我突然覺得我如再在房內耽擱一刻鐘，我的頭便將完全混亂了。平常我是容易止住感動的，但是這次的印象太強了。我需要吸一點新鮮的空氣，看一看街上的來往；但在一切以前我需要先看一看安拉，以證實她是不是真的在世界上，我是不是真的沒有做夢，是不是人家將她交给了我。

我請求安拉的父親，說我們立刻到他的家裏去；他很願意的同意了。

「我自己原想對你提議的，」他說道，「因為在我們那邊一定有人將他的鼻子

(註一)：波蘭諺語；平靜的水可以衝裂邊岸。

(註二)：有芒刺的植物種子，喻固執不易拒絕的人。

壓扁在玻璃窗上，兩隻眼睛望着街上的。現在我們不能談這些事情了，我們以後可以詳細談的。

幾分鐘以後，我們已經在街上了；起初我看見許多人，屋子，車子，如同久病後的人第一次到外面散步的一般，覺得頭暈。但慢慢兒運動和新鮮的空氣回復了我的知覺，只有這一種思想佔據了我的頭腦了：

「妥拉愛你，過一會你可以看見她了。」我覺得極強烈的脈搏在額角裏跳動，彷彿我的頭將要破裂似的。一點鐘前我尚想我永不能再看見妥拉。不然，也許有時如見別人的妻子一般。現在我却將對她去說，她將是我的，因為她自己向我伸出手，所以我來了。昨天她在那里抱着她父親的膝，爲我們兩人請求的時候，我却叫她爲無思想的傀儡。現在我的心充滿了後悔，痛苦，覺得我不能配妥拉了，我嚴重的決定，我以後將用撫愛，忠實和無邊的犧牲酬報她昨天每顆的淚珠。

愛情當使別的人盲目，但在我這裏却不能，因爲妥拉的行爲可以爲她說明。她致成了奇跡。我判斷她和她的父母很不公正。如果他們是我以前所想的一種人，那

他們便不會退讓得來請求，那他們便不會有那樣超人間的，安琪兒似的純樸，如那父親那樣的到我家裏來說：「我們錯了，——請你取了她去罷！」沒有社會上的禮法，也沒有虛榮能夠止住他。我記得他的話：「大概，你以為我們是卑賤的，但我們實在是好人，雖然太性急了一點。」我愈想到我昨天的責難，他們的善良愈使我羞恥。此外沒有什麼冠冕的話只有戲謔的微笑——這就是一切的情形。當我一想到這個，我便立刻拿着安拉的父親的手，恭恭敬敬的舉到我嘴上。

他又溫和的微笑起來，說道：

邊

「我已經很早的和我的妻子決定，我們的女婿一定也要很愛我們的。」

他們的願望成就了，因為我已經像兒子一般的愛他們，在做他們的女婿以前。

因為我走得很快，安拉的父親又戲謔起來了：他急喘着，裝出疲倦的樣子，訴說天熱，說他不能再跟着我了。真的，冬天已於昨日離開我們的地方了。和暖的風敲折着公園中的水。在空氣裏覺着復活的春的吹噓。最後我們到了安拉的住所了。在窗子裏顯出一個人，立刻又隱在房子裏，但我不能斷定，是不是安拉。在步梯上

我的心又戰慄起來了。我怕妥拉的母親。我們穿過了飯廳，見她在客廳裏。當我進去的時候，她很快的走近我，向我伸出手，我極恭恭敬敬的親着手，吃吃的說道：

「我怎配……」

「請原諒我們昨天的拒絕，」她說，「我們實在沒有想到，這種的愛原來是安拉再也不能在全世界上找得到的。」

「這是真的！這是真的，夫人！」我叫着說。

「因為我們注意我們孩子的幸福比什麼都注意，我們允許將她交給你……我祇能說：祝上帝賜你幸福！」

她說完這話，親了親我的前額，轉向門邊叫道：

「妥拉……」

於是來了我最愛的人，青白的臉，紅腫的眼睛，紊亂的捲髮披在額上，同我在一樣的張皇，感動。我怎樣能看出這種種，——我不知道，我祇知道，我看見淚珠在她的眼中，兩唇顫動着，快樂閃閃的穿過淚珠，微笑在張皇的底下。

她垂着兩臂，彷彿不知道做什麼似的站了一秒鐘。她的父親，終於沒有忘記談話，聳着肩說道：

「哼！這是一件難事！他變固執了，他不要你呢。」

那時她看了我一看，抱住了她的父親的頸項，熱烈的叫着道：

「我不相信，父親，我不相信！」

泉

我要是依我心裏的願望，我早就撲到她的腳旁去了。但我沒有這樣辦，因為我缺乏勇氣又因我失了頭腦。我祇能對着自己重複的暗暗說道：「驢子，不要叫！」她的機巧的父親又幫助我們了，因為他脫了安拉的圍抱，伴怒的對她說道：

「你要是不相信我，便到他那邊去！」

他將她向我推來。在這一忽兒的時候，天堂對我開門了。我拿着她的兩手，握到我的嘴上，許久，我不知道多久，不能從她的手裏移開我的兩唇。以前我常想像着吻他的手，但是空想能和現實一樣嗎？我的愛一直到現在，好像關在暗室中的植物，忽然有人將牠拿到自由的空氣裏，許牠享受太陽和溫暖似的。我的幸福的杯是

滿極了。我堂皇的喝那快樂的泉源。偷偷的愛他所愛的，和確信有權愛他所愛的——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我一直到現在不但不曾，也還簡直不能明白這個區別。

安拉的父母祝過我們的福，便走開了，他們故意留下我們，好讓我們說我們所要說的話。我沒有說話，祇恍恍惚惚的看着安拉。她的臉色忽然變青，忽然變紅的在我的目光底下。她的口角微顫着畏縮和害羞的微笑，她的眼睛矇矓起來，頭漸漸旁斜——她時時沉下眼簾，彷彿等候我的話。

後來我們互牽着手，一塊兒坐在窗旁了。一直到現在她於我是一個無形的抽象的東西，準確一點的說是：愛的靈，親愛的名字，超人的迷人的愛媚，但是現在——當她的手臂觸着我的手臂，當我覺着她的臉上的熱，我就不禁驚異她竟是實在的東西了。人家知道他所愛的女人的，但祇在和接近的時候才能感覺到她。現在我帶着這種驚惶的神氣看她的臉，嘴，眼，她的發光的頭髮以及她的發光的眼毛，彷彿我以前不曾見過她一般。我看得出神了。向來沒有一個女人的面孔，這樣圓滿地滿

是過我對於女人的愛媚的一切的幻想，沒有一個人這樣的引動過我。我想到這些所有的寶物將是我的，想到已經屬於我，現在是我的最親愛的物件——全世界就似乎旋轉起來了。

後來我說話了。我發熱似的談起我一年半前在維烈契加地方，在許多生人中遇着她，在這第一次便愛上了她。她在礦山裏昏暈了，我從池裏取水給她喝。第二天我就去拜訪她的父母，自此以後我就完全愛上了她。這種種她當然是知道的，但是她極高興聽，微笑着，紅着臉，甚至時時喃喃的要問我。我還說得很長，但末了說得比我所預想的還不大愚蠢一點。——我敘述她後來怎樣變為我的唯一的目的，我的唯一的快樂，我昨天是怎樣深深的悲哀，當我應該對自己說一切都已失去的時候，當我連她也不信任的時候。

「我也一樣的不幸……」她回答說，「起初我真的連一句話也不能說，但後來我却努力的挽回一切了。」

我們倆靜了一會。我的畏縮和要吻她的腳的願望又戰爭起來了，最後我蠢呆的

，白癡似的問她，有一點愛我沒有。

她竭力的想回答我，但是不能，起來離開了。

過了一會她拿着一個帖子回來了，坐在我的旁邊指給我一個畫——我自己的肖像。

「我想看畫的，」她說。

「你麼？」

「但那邊還有一點東西，」她接着說，將指尖放在紙上。

這時我總看見邊上幾個小小的字母：J·V·a·

「須照法文的讀法，」她輕輕的說。

「法文？」

在我無限的質樸的心裏尚猜不到那意義，直至她唸道：

「JE VOUS...」（我是你的）。

忽然，她用手遮着臉，低着頭去，我竟可以看見頭頸上的短短的髮和頭頸。

於是我明白頂心跳着烈重獲的說道：

「現在我可以……可以下山了。」

她喜笑顏開的仰起頭來。

「而且你應當……」她加上這一句，閃一閃眼，好像命令似的。

有人來叫我們吃早飯了。對我很有趣。我那時沒有將刀和叉都吞下去。

l. x. n. x

對什麼都沒有像對幸福這樣容易的習慣。從前發生的土切雖然是一列奇蹟，但是過了兩天，似乎，安拉是我的未婚妻完全是自然的，似乎，我有應該收她的權利——這正是因為沒有誰像我這樣的愛她。

x x x x

這一城的人不久知道我的婚約了，我於是收到我的同學的許多慶祝。我和安拉及她的父母出城外遊行去的時候，許多人端齊的看我們。安拉穿着水獺皮的外套和同樣的帽子，極美麗。她的透明的臉色映着深藍色的裘衣似乎更嬌嫩，所有的目光

就轉過來看着我們，我的幾個熟識的友人驚異得石頭似的站着。

在城門後，我們經過一排小屋，那小屋一間比一間小，最後才到了一塊空地，由畦間的水微放着亮光，彷彿輝煌的帶子一般。草原全侵在水下，樹木雖然沒有藥味，但已感到春氣了。薄暮來時，全自然界里充滿了一個極大的靜寂。

我們心裏也是那樣的靜寂。自前幾天遇着猛烈的印象以後，我感覺到偉大的甜蜜的，安靜的幸福了。在我的前面，我看見了安拉的可愛的臉，臉為風吹得紅色，流露着晚間靜默的安靜。我們帶人都沒有說話，時時微笑着，互相注視。在我的生活裏，這是我第一次了解什麼是圓滿的幸福的時候。我年青，沒有多大年歲，雖然我同常人一樣，不是無錯處的和無缺點的人，但我的良心畢竟還沒有負擔很多的罪過。在那時候，我連這個担負也落下了。我不覺得對人有什麼不滿意和憤怒；我預備寬恕每個人，幫助每個人，每一句話，我是好像重生了一般，愛取去了我的靈魂，替放進了那個安琪兒的靈魂了。

這，這都是因為大家將坐在我對面的親愛的人交給了我，我又許我愛她的緣故。爲

此，我們坐在馬車裏的兩個人不但比前更動比以前更動，而且是更好的人了。所有使坐
着平凡和虛偽的虛榮與野心，都已同先前的煩惱被我們一塊兒趕走。當安拉的父母
關閉給神聖的客棧，愛人進去的時候，我們立刻使明白生命比死前更廣闊，更高
貴了。因此我不明白有些人爲什麼這樣常常的要推斷生命最偉大的，唯一的幸福是
——但是他們還更屢屢的浪費那種幸福呢？我對自己說：我知道下面這種意於普及
於許多人的心裏是和偽造的貨幣同樣的，就是說愛漸老，蒼衰，過去，消失之後，然
祇有習慣使男人和女人結合着的話。現在我將證明這個原則只適用於愚蠢和卑鄙的
人，然而有些特選的靈魂的人，在他們是不適用的；我曾經過見過這一種人，所以我
自己將來也願作這一種人。既然這火焰使我這樣的幸福，我的第一個責任以及我的
利己主義，便要使我維持這火焰，使他在未來中不至熄滅，並且也不減小了。是的
這火焰反抗那未來（未來有時間幫助着他），我可有我的偉大的愛和善意幫助着我的
。會有和安拉在活着而不復愛她的事麼？我們且看罷！

——忽然我熱烈的想立刻開始這種生活了，我知道社會的風俗不許訂婚的沒有經

過好幾星期或幾個月便結婚的。但我想到安拉的父母不是平常的人，我相信安拉一定可以幫助我。於是我就決定先去運動安拉了。

具 回家後，祇我們兩人在一起。我向她自己白我的意思。她很愉快的細聽着。我不單是那計劃中她的意友，而且還因為那有謀叛興趣的商議的緣故，她露出小孩般的容貌，彷彿人家許她一個不平常的遊戲似的！她甚至在房內跳舞起來了。在這一個晚上，我們一點沒有對她的父母提起這事；在喝茶的地方，我祇敘述我的希望，志向和將來的道路。她的父母細聽着我，彷彿他們覺得這希望已經成就了似的。如果她竟想這兩個好人，這樣做法是為的禮儀，那我便應該承認這是最好的禮儀，因為看着他們這樣的信任我，我對自己說道：「即使我須失去生命，我也不負你們的信任。」

我回家很晚。安拉從後面跑上來，在前房還重覆的說道：

「好的，好的，好的，為什麼要遲延呢？我不愛緩慢！好！晚安。我只怕母親恐怕」

母親要計劃那嫁衣的問題。」

我永遠不能明白，爲什麼人宗在結婚以前就要預備衣服，姑娘們實在應有衣服貯藏着的。另一方面，這些一切的表现，證明我並非做夢。我真的要和安拉結婚，使我極端的幸福了。回家的時候我無意的重覆着說：衣服！衣服！我並不以爲這可以阻礙我們。用我的心眼，我看見了許多輝明的，花色的，黑色的衣服，我看了一一都愛。但那時我總想起我也應該爲安拉預備我的屋子了，這個思想充滿了新的喜悅。雖然我缺少金錢，但我決定立刻就佈置一切。夜裏我不能睡覺，因爲我的頭腦裏充滿了衣服，箱櫃，桌子，椅子等等的東西。先前我苦惱得不能睡覺，現在幸福得不能睡覺了。

第二天我在木匠店裏了。他當即就明白我所需要的東西。他指給我看種種的傢具。看着那些東西，我便幻想起來，這就是我們倆夫妻的住所，我已和安拉一塊兒生活着。我的心很快的跳起來了。那個木匠勸我塗一塗牆，因爲紙糊的乾得太慢。這個慇懃的人答應以適度的報酬，他自己來佈置一切。

從木匠那裏出來，我走到兩個最親睦的同學那裏，請他們做我的陪郎，因為我沒有一個家人。那兩個朋友的慶祝與擁抱，和別的感情在我的頭裏混合在一起，湊成了一個真正的混沌。

x

x

x

x

我在客廳裏遇見了安拉，當她用脚尖站着，輕輕的貼着我的耳朵說一句「他們同意了！」的話的時候，我幾乎沒有工夫去吻她的手了。

這個遮蔽我的幸福的最後的影子隱滅了。安拉快樂得喜笑顏開。我們在房內闊步，臂挽着臂，拉雜談論着。她向我敘述這件事情的經過。

「母親先說，這是不可能的，而且加上一句：『你完全不懂得，年青的姑娘忙着要結婚，是怎樣的不合理。』我回答說我們兩人都忙着要結婚。母親對天花板仰起眼睛，聳一聳肩；父親笑着把我拉了過去，吻一吻我的頭，還吻一吻我的手。母親對他說：『你總是順從她，你實在應該稍微留意社會一下的。』」

「那時父親回答說：『社會，社會，……社會不會給他們幸福的，他們應該自

己去取得；這件事情我們本來完全不問社會的意思的，——我們還是一樣的做到底。現在是四旬齋期，但過了復活祭他們立刻就結婚了，嫁衣以後可以預備的。」

「母親讓步了，因為父親的願望常是佔勝利的，……（你將來當然也是一樣的。）我吻着母親，她竟沒有請可說了。後來她重覆的說：『瘋子，瘋子！』我畢竟戰勝了。你滿意麼？」

愛使我這樣的害怕直到現在我還不敢去抱她。今天第一次我想吻她一下，但她輕輕的溜了出去，說道：

「最好是臂挽着臂走……如溫和的小孩似的。」

我們仍繼續着閒步。我告訴她，我已經注意到住所，我已經叫人塗牆，不過不是用油，因為太貴了，但用別的染料完全和油一樣，而且乾得快。安拉重復的說：「乾得快……」——我不知道我們兩人為什麼都笑了起來，大概是太快樂太幸福了。後來我們才致的以為客廳須是紅的顏色，因為人的面貌映着紅的背景最好看。飯

廳裏有著綠色花陶器似的磁磚，至於別的房屋我們那時不及再談，因為安拉的靴帶脫開了，她就走到那間屋裏繫帶子。——

「當這日子會她和她父親在一起，但叫他像焦急的舞鞋人，但 he 同時允許我們在節後第二個星期三結婚。」

—— 老 僕 ——

在以前的時候，我們的愛者滿了感觸，眼內有不斷的淚珠，但是後來像春天的花一般快活的開放了，現在我們整天的笑了。×

—— 人 ——

爲了那遲遲的節期，春天已在地上主宰一切了。樹木張滿了新芽。在那神聖的星期以前，我便和安拉及她的父親出去拜客。人家非常注意的看我，有幾次我竟想躲避起來。有些年老的太太們甚至拿出一付眼鏡來帶上。但這一切都應該忍受。安拉，新繡的高與如鳥兒一般，千百倍的報酬我，爲了厭煩的拜訪。

我自己監督房子的塗漆。因為天氣的關係，一切乾得極端的快。我叫他們把牆漆成淡紅色。

我愛安拉漸漸更熱了。現在我是決定了，即使她變了，或醜了，我雖然對自己說：「不幸已中着我，」但我決不會不愛她。在這種狀態裏，人們常這樣的獻身給所愛的女人，不知道他的自己的「我」在什麼地方終止。

x

x

x

x

我們常像小孩子一般的玩耍；有時我們微微的互相斷斷。例如我早晨來時要是一個人，在房子裏，我便周圍一看，彷彿沒有看見她似的，尋找着問道：「沒有一個愛我的人在那裏嗎？」她，看一看所有的屋角，搖着光輝的頭，回答道：「沒有，沒有一個人！……」——「那末這一位姑娘呢？」——「是的，她或者有一點……」——「過了一會她低聲的加上一句：『也許很愛你呢！』」

新的感情加在我的愛上了。我不僅愛安拉，我還非常喜歡她。我和她盤桓着比

做什麼都情願。我時常和他在一起雜談各種的事情。有時我們正經的講到我們的未來，雖然我常避免關於夫妻生活的討論和理論。我想：我們為什麼要把從愛裏自然發生來的事情放到預備好的公式裏去呢！我們實在用不着將開花的道理講解給花聽的。

那一個神聖的星期五過得寂寞，不愉快。街上有霧，又落小雨。我和安拉同她的父母到教堂裏拜救世主的墓去。儘量的向佈施盆裏施捨。安拉穿着黑的衣服，莊重，安靜，嚴肅，我覺得比平時更美麗。在教堂的暗淡裏，輝煌的蠟燭燃着的地方，她好像天上的安琪兒。在這一天她受了一點涼，我跑到各處的舖子裏去買瑪拉伽蒲桃酒，因為有人勸她喝這種藥。

我在安拉的家裏過節。我自己家裏已沒有一個人，現在我纔了解有自己的親愛的人的稀儻人家的愛人的意義了。第二天節日已經完全是春天了。

的人我們的屋子幾乎已全在節前佈置好。花園已綠起來，老櫻桃樹開了花了。

我的論新柏拉圖派的畢業論文也在節前出來，人安就讀了起來。那可憐的女孩兒厭倦得閃着眼睛，不斷的轉過頭來，但因為義務上的關係終於讀完了。

ix

x

x

x

現在我的頭裏紊亂發熱似的來往擠擁着許多記憶，非但不可以半下再準確一點說，就是我們婚期的圖畫。我到處看見許多花，在步梯上，在房子裏，在屋子裏有許多

奔跑來往的客裏有許多面生的，或竟有不會見過的面孔。在客廳裏，安拉穿着白的衣服，帶着長的面網，像安琪兒一般的美麗，但有點比平常不同，更莊重，更生疏。

一種不安的急速的印象留在我的腦裏。到教堂後的事情，我統統記得不很清楚了。唱禮拜堂，香案，蠟燭，兩旁太太們的鮮耀的化妝，好奇的眼睛，喃喃的低語。我和安拉跪在講壇前，我們各將手互握着，過了一會，我們的聲音響起來了，這聲音漸漸湮沒，剛開始的聲音，卻讀到「我這裏來」這話云云。

我還聽見風琴和忽然合唱起崇高聖的歌聲：Yehi Creator 當唱出教堂時我

完全記不起來了，婚宴時也只恍惚的記得岳父母的祝福以及晚餐。……安拉坐在我的旁邊，我記得她每分鐘總要用手按一下燃燒着似的面頰。穿過桌上的花園，我看見種種認不出來的面孔。大家都喧嚷的碰杯喝酒，祝我們健康。將近夜半，我便偕我的妻子回家了。

我將永久不能忘記那一次在路上的情形：她的頭倚在我的臂上，她的面網發出紫羅蘭的香氣。

x

x

x

x

第二天，我正在飯廳裏候她喝茶，她却穿好了衣服出了門到花園裏去了，——我透過窗子見她在開花的櫻桃樹中間，便立刻跑了出去，但是她轉了過去，頭倚着樹幹，彷彿躲避我似的。

我以爲她在那裏和我取笑，但輕輕的走近去，抱着她，說道：「早安。難道還有躲避丈夫的人嗎？你在這裏做什麼呢？」

但我看見她的臉紅了，她避開我的目光，真的在想躲避我。

「你有什麼事情，安拉？」我問。

「我看見，……」她不安的說道，「風將櫻桃樹的花吹散了罷……」

「讓牠統統吹散了罷。」我回答說，「祇要你留在我這裏。」

我將她的臉轉了過來對着我，她閉着眼睛輕輕的說道：「不要看我，走開罷……」

……

但是她同時將嘴向我湊過來，幾乎是熱烈的湊過來，我於是將我的嘴唇貪食的

壓在她的嘴上。

風紛紛撒了許多白花，在我們的頭上。

文 * * *

我醒了，我忽然看見我房子的赤裸裸的白壁。

原來我患了傷寒——很危險的傷寒。我沒有知覺的已躺了兩個星期。

但即使是熱病也是上帝的慈悲的賜物呵。

回復知覺後，我立刻知道安妥寧（註）姑娘的父親已和她一塊兒到威尼思去

了。

於是我復如先前的孤單，用自白的體裁寫完了我的奇異的故事。在我的熱病的夢裏，我竟是一個這樣無限的辛福的人，雖然我在開始的時候祇想寫一點生活的諷刺的觀察留給別人，但我寫完的時候竟沒有痛苦，而且還帶着先前的信仰，我已經在熱病裏喝了最清潔，最真正的幸福的一切的泉源了。

甚至在夢裏也不會見到愛的那種人生，纔比我的還悲哀呵。

（註一）：即安拉的本名。

宙斯的裁判（註一）

有一天晚上，阿坡虜神（註二）和海爾美斯神（註三）在拍涅克瑣民會所的岩石上相逢了。他們站在岩石的邊上望着雅典城。

晚景極美麗；太陽已從阿爾啓攀拉哥海轉到搖拿海，緩緩的將發光的頭沒入藍色的光滑的水面。但亥美安山和攀恩太利珂山的絕頂還發着光，如爲鎔金傾蓋着一般。晚紅尙在天上，阿克羅坡虜衛城全被罩在這光輝中。拍羅庇萊呵山門和派爾典

註一（宙斯（Zeus）希臘最尊之神，神和人之父，司雷電和暴風雨，聚雲者。

註二（阿坡虜（Apollo）宙斯之子，日神，歌唱及音樂之神，牲畜之保護者，負弓箭司責罰。

懦懦神殿以及愛麗黑與搖擺神殿的白色的大理石，看過去像玫瑰色的一般，而且輕
颯得如同石頭完全失去了重量，如同夢中的景象一般。阿西娜拍羅瑪阿斯女神的長
矛的尖頭在紅雲中，發着焰，彷彿火炬在阿鉄卡境上燃燒着。

在天空中，有數隻鷹兒，飄蕩着展張的翅膀，飛向隱在岩石中間的窠巢過夜去
了。

人們成羣結隊的由做工的田間回城了。從庇歷烏斯來的路上，走着些騾子和馱
子，兩邊掛着筐子，筐子裏盛滿了橄欖或金色的葡萄。騾子和馱子的後面，在紅色
的塵雲中，走着些曲角的母山羊，每羣母山羊的前面有一隻白鬚的公山羊，兩旁有
幾隻伶俐的狗，末後有一個吹着口笛或細薄的麥桿的牧童。

牲畜的中間，夾着一些載神麥的車子，遲鈍的牛兒緩緩地往前拖着。這里那里
走過幾隊兵士，穿着黃銅的甲冑，急急的走向庇歷烏斯或雅典城守夜去了。

（註三）海爾美斯（Hermes），宙斯之子，諸神之先驅，商業及儆伴之神，
謹慎及狡猾之神，善辯之神，欺騙，偽誓，及竊盜之神。

下面雅典城的生活尚在沸騰。波衣克萊附近的大噴水泉的旁邊，有些穿白色衣服的青年女兒們在汲水，歌唱着，大笑着，或防禦着那些將春籐或葡萄枝編成的圈套，向他們頭上丟擲的童子們。有些已汲了水的，肩上背了水壺，一隻手往上扶着，回家去了，又嬌豔又溫雅，彷彿不死的仙女。

從何鉢卡平地吹來的和風，帶來了好些笑聲，歌聲和接吻聲到二神的耳鼓裏了。

在這位「遠射者」阿坡虜看起來，以為在天下沒有什麼比女人更可愛了，所以他轉過去到那位「阿爾哥（註一）的殺戮者」海爾美斯說道：

「阿瑪雅的兒子，雅典的女人們是何等的美麗呀！」

「而且貞潔呢，我的發光者，」海爾美斯回答道，「因為她們是在派拉斯，

（註一）阿爾哥（*Alkos*），具百眼之神。相傳宙斯妻海拉將宙斯的情人衣呵

（註二）變為牝牛，命阿爾哥守之。海爾美斯奉宙斯命，以甜蜜的筍使其入夢，殺其頭。

（註一）保護之下呢。」

「銀舟之神靜默了，只繼續的看發聽着。同時，天上的紅雲緩緩的消滅了，移動漸漸停止了。斯來塔奴隸們關上了門戶，最後一切都寂靜了。不死之夜將黑暗的，星星點綴着的幔幔，拋在阿克羅坡衛城上，雅典城上，和城的周圍上。

但是黃昏繼續得不久。頃刻便從阿爾啓攀拉哥海浮出來青白的塞萊乃（註二），如銀舟在太空一般，開始駛揚了。阿克羅坡衛城上的大理石，重復發出光來，這光只是亮青青的光，更像夢幻境界了。

「這不得不說，阿西娜爲她自己選了一個最使人驚異的坐位了。」遠射者說道。

「哈！她真聰明！誰還能比她選得更好呢？」海爾美斯回答道。「而且此外宙斯對她有堪驚的備怯呢。祇要她摸着他的鬍子，請求一點什麼，他立刻便叫她爲

（註一）派拉斯（Pallas）即阿西娜女神。

（註二）塞萊乃（Selene），月神名。

我的鉄利安該乃雅，親愛的女兒，一切都允許，一切都點一點頭允許了。」

「我討厭鐵利安該乃雅，」拉安拿之子不高興的說道。

「我也覺得她現在討厭了，」海爾美斯回答說。

「她像一個老年的遺遺者。此外她又真潔得討厭，如我的妹子阿爾典米斯一般

(註一)

「或如她自己的女僕們——雅典的女人們。」

發光者阿爾爾哥的殺戮者轉過身去說道：

「這已是第二次了，好像有真似的？你講到雅典女人們的貞潔。她們真是這樣的堅定嗎？」

「啊，正是這樣的荒誕哩，拉安拿之子！」

「真的！」阿坡廣說。「但是你想，在這城中，會有一個拒絕的女人嗎？」

「我想有的。」

(按一) 拉安拿之子阿爾典米斯(Artemis)是一個不為愛情所動，所克服的女神。

「拒絕我，——阿坡虜？」

「拒絕你，呵發光者。」

「拒絕我，——會以詩動她的心，以音樂和歌迷她的魂的我？」

「拒絕你，呵發光者！」

「你如其是一位誠實的神，我便要和你相賭了。但是你，阿爾哥的殺戮者，你如其輸了，你即刻便穿着芒鞋，拿着杖飛去，我將再也看不見你了！」

「不。我願將手放在地上，一隻手放在海上，以冥府之神黑台斯爲誓。這誓不僅我一人堅守，且連雅典的長官們也堅守。」

「唔，你又誇張了！但是很好！你如輸了，你須趕一羣長角的公牛，到我的塔呂拿開阿來，這些牛你須從你所喜歡的地方偷來，如同你幼時在庇愛呂阿偷我的牲畜一般。」

「好。但是我如贏了，我得到什麼呢？」

「讓你自己選擇。」

「請你聽我講這遠射者，我將開誠布公對你說了。你知道，這於我是不常有的事情。有一次我奉了宙斯的命令去作麼事情，我已記不起來了——湊巧飛過你的塔呂拿開阿的上面，看見拉姆攀采阿同法阿士柴在那裏看守牲畜。從那時起，我就不能安靜了。拉姆攀采阿沒有離開我的眼睛，沒有離開我的記憶，我愛她，我日夜都想她。如其我贏了，如其在雅典人裏面找到了一個拒絕你，這樣真潔的女人，你須給我拉姆攀采阿。我不再要什麼了。」

銀弓者點一點頭。

「啊，愛竟知道棲息於商業之神的心坎中了！但是很好。我願給你拉姆攀采阿，更容易的是，她現在正同法阿士柴不和睦。註一句話，她們倆都愛上了我，所以她們互相爭鬧着。」

阿爾哥的殺戮者的眼中，射出非常快樂的光。

「那末，這是賭定了，」他說。「不過還有一件事情：你要試你神力的那個女人，須是我自己選給你。」

「祇要她是美的！」

「她當然中你的意的！」

「請老實說，你是不是已找出一個了？」

「是的。」

「是處女還是妻子？不還是一位寡婦呢？」

「自然是一位妻子。姑娘或寡婦，你當然可以用結婚的手續得到的。」

「她叫什麼名子呢？」

「愛呂菲拉。她是一位麵包師的妻子。」

「麵包師的妻子嗎？」發着着不滿意的問道，「這我不很中意。」

「那末你要誰呢？這些地方我是最常來的。愛呂菲拉的丈夫現在不在家，他到

美該臘去了。這位女人不說什麼時候在大地上走，總是最美麗的人。」

「我想着這着。」

「還有一個條件。我的銀已用盡，請答應我，你祇用你有價值的方法，永不變換

鄙夫的行動，如同戰爭之神阿歷斯似的，或者竟如——我們私自說說——我們公共的父親聚雲者似的行動。」

「你看我是誰呀！」阿坡虜說道。

「好，一切都說好了，我可以指給你愛呂菲拉了。」

一陣風，二神離了拍涅克瑣，俄頃便都在斯妥阿附近的一所屋上了。阿爾哥的殺戮者用萬能的手揭開整個的屋頂——等於燒食物時的女人揭開壺蓋一樣容易——指着一個坐在用銅欄欄和絨幕隔着街市的店鋪中女人，說道：

「看罷！」

阿坡虜一看，呆如木石了。

阿鉄卡永沒有，全希臘地上永沒有比這位女人產生過一朵更美麗的花了。她坐在輝煌的燈光旁，伏在桌上，不停的在大理石似的石版上寫字。她的長垂的睫毛在兩頰上射着影；她時時往上仰着頭和眼睛，彷彿思索，考慮着她應寫的東西。這時可以看得見她的奇異的眼睛非常的藍；阿爾啓攀哥海的水和牠們一比好像是

青白的，失了色的一般。這恰像克拍呂達（註一）的面孔，如海泡一般的白，如破曉一般的紅；兩唇如敘利亞的紫袍；又飄蕩着金色的頭髮的波浪，——真美麗，地上最美麗者，如花一般的美麗，如光，如歌一般的美麗！

當她沉下眼睛去的時候，她好像又安靜又樂意，當她舉起眼睛來深思的時候，她好像有所感悟。阿坡虜的腿顫動起來了。突然，他將頭靠在海爾美斯的肩止，輕輕的說道：

「海爾美斯，我何等的她愛呀！只這一個！」

海爾美斯狡黠的笑了一笑，要是他的右手沒有拿着杖，便喜歡得擦着袍下的手掌了。

這時，那金髮的女人又拿過一塊石版寫起來了。她掀開可愛的兩唇，輕輕的響了起來，彷彿拉瑟琴的聲音。

「美拉儒克來斯，一猶阿呂阿派荷的官吏，兩明中的麵包錢：四十五達賴克摩

（註一）克拍呂達（Kithrida）是愛神 Afrodite 的別名。

(註一)四阿波羅(註二)……爲成整數的緣故，讓我們寫四十六達賴克摩罷……爲了阿西娜，讓我們寫五十個罷！……丈夫回來時一定滿意的！哈，這個美拉儒克來斯！你要是不會因我們把重量做假來攻擊我們，我便給你賒賬了……但是，對這個蝗虫還須好好的……

阿坡虜沒有聽見那些話；他祇是陶醉在她的聲調中，她的可愛的形象中。他輕輕的說道：

「只要這一個呀！」

金髮的女人復寫着說下去了：

「阿耳采皮阿台斯，購給克呂樂李新娼婦的蜜餞錢……三米幣。(註三)他向來不注意數目，而且他有一次在斯安阿，對我的肩膀上輕輕的拍着……讓我們

(註一)達賴克摩(Drachma)，古希臘的銀幣。

(註二)阿波羅(Ophio)，銅幣。六阿波羅爲一達賴克摩。

(註三)米幣(Mino)亦銀幣。

寫四米橋罷。他若是愚蠢，便讓他住吧……但是，這個克呂塞奈斯也是一樣的……

：我想她或者是用蜜餞喂池中的鱷魚的。又或者，阿爾采皮阿魯斯要俵她吃得肥胖。以後好將她賣給港泥卡的商人。爲他自己馬具上發一個象牙圈也未可知。

阿坡勝沒有注意這些話，他祇是陶醉在聲調中。他對海爾美斯輕輕的說道：

「只要這一個呀！」

但是瑪雅之子突然把屋子蓋上，驚奇的景象消失了。在發光之神看起來似乎明星和這同時消失了，月亮變黑了，全世界爲克美賴地（註一）的黑暗所籠罩了。

「這賭什麼時候決定呢？」海爾美斯問道。

「今天，即刻！」

「她在丈夫不在的時候睡在店鋪中。你可以站在街上，柵欄的前面。如其她掀開柵欄，給你開了柵欄，我輸了。」

（註一）克美賴地（Kamiraj Landos）是波斯所處在東西之盡，太平洋

之北，永爲煙雲和黑暗所包圍。

「你輸了！」這射者叫着說道。

夏天的電光，在夜間從東邊閃到西邊，還沒有像他飛向阿爾塔拉哥鹹水波瀾上那麼快。在那裏，他向阿姆菲塔呂典（註一）討了一個無肉的龜壳，將太陽的光的線繫在這上面，便成了一個拉歷琴，帶着阿雅典了。

全城已經完全沉靜了，燈光都熄滅了，祇有屋子和神殿白茫茫的在月光中站着，月兒正向天空上昇。

店舖在牆的缺口裏，柵欄和禱慢的後面，睡着最美麗的愛呂菲拉。發光之神站在街上，便開始撥動拉歷琴的弦。他想安靜的醒動他的愛人，起初便低低的奏着，如春天的晚間在伊李瓊河上的蚊子嗡嗡叫着一樣的低，曲子漸次的高了起來，彷彿雨後的溪水，漸漸更強烈，更清涼，更醉人；琴聲充滿在空氣中，空氣開始快樂的顫動了。阿西娜的神鳥輕輕的從阿克羅坡虜那邊飛來，不動的坐在一根柱旁聽着。

這時有一隻赤裸裸的手臂，值得法狄阿斯或拍賴克西與耳斯雕刻的手臂，比樂

（註一）阿姆菲塔呂典（Amphitrite），海神波賽衣洞之妻。

恩太利珂山上的大理石潔白的手臂，掀開了帷幔……

發光之神的心感動得顫動了。

但是愛呂菲拉發出來的聲音是：

「什麼可惡的野子，夜裏跑到這裏來亂撥精弦！難道人家白天做工做得疲乏還

不夠，夜裏尚不許他睡覺麼！」

「愛呂菲拉！愛呂菲拉！」銀弓者叫着說。

於是他開始歌唱了。

「從派爾拿塞(註一)的最高峯上，

從光輝之中，蒼藍之間，

有靈感的崇拜我的米賽(註二)們

恆用歌唱崇揚着我的最高峯上，

(註一)派爾拿塞山(Parnassus)為阿坡騰及米賽們的主要座位處；詩和歌的

發源地。

我光明之神，被崇拜的光明之神，臨到了！

請張開了你的手臂，親愛的！

在你的胸上片刻。

在我便如過去了永久了，愛呂菲拉！

「願以神麥爲供獻，神呵！這個惡棍對我歌唱，要引誘我了！」麵包師的妻子

叫着說，「但是，你不回家去嗎，惡漢！」

阿坡傍想使她相信他不是一個凡人，便突然放出光來，天和地通明了。但是愛

呂菲拉看着這光，叫着說道：

「這無聊的東西，在衣服底下藏着一個燈，想冒充神了。呵，萬能的宙斯的女

兒！政府祇知道壓迫我們納稅，却連一個斯采塔巡警也沒有在城中逮這些浮蕩的人

到監獄裏去呀！」

(註二)據最早的記載米賽(Muzoi)爲歌之女神，但照後人所述，且司各種

詩、藝術及科學，原爲三人，今常說有九人。

阿坡屬不肯放棄，復唱了：

「請張開了你的手臂到我的心上來，

永久的光榮在我這裏等着你了。

在一切天上的女神之上

你的姓名將被人們不盡的崇揚了。

呵，美麗的！我給你永生，

我用神的話的力，

裝飾你的美，

使希臘的女皇

沒有一個及你的尊敬！

請張開了你的手臂，請張開了你的手臂，親愛的！

.....
我將採下：海的蔚藍，

微明的金和紫，

星的光和花的露，

織就光明燦爛的布，

為我心愛的人，

製一件克柏呂達穿着的虹裳。」

詩神的聲音是這樣的動聽，竟引出驚異的事情了。在不死之夜裏，站在阿克羅坡虜上的阿西娜的手中的金矛，忽然顫動起來了，龐大的像的大理石的頭，微微轉向下面的城中，細聽着那歌聲。天和地都傾聽着；海波停了怒號靜靜的躺在岸旁；甚至那亮青青的賽萊乃也中止了她的天上的夜行，不動的站在雅典城上了。

阿坡虜停止時，起來了一陣輕風，將那歌聲吹過了希臘全境；不論在那裏的搖籃中的小孩，即使祇聽見一個音符的聲音，那小孩也成爲詩人了。

但是拉安拿之子還沒有唱完，暴怒的愛呂非拉高聲大哭了：

「什麼蠢東西！他想要在這裏用露水和星來貿易了。你以為我的丈夫不在家，什麼都可以允許你的嗎？唉，可惜我的伙計不在這裏，好而且讓我教訓你罷！但是我還要刪除你，惡漢，拿着響鈴在夜裏亂跑的惡漢！」

說畢，她拿這一瓶發酸的酸的流質，穿過柵欄潑在阿坡廢的輝煌的臉上，輝煌的頸上，輝煌的袍上和拉歷琴上。

阿坡廢嘆了一口氣，用半溼的袍遮了面，又羞又怒的走開了。

等在拍涅克頂上的海爾美斯看見了笑得攪着肚子，直翻筋斗，高興的把手中拿着的杖在空中亂揮着。

但是當苦惱的拉安拿之子走近他的時候，這狡猾的商人的保護者却假裝着憐憫似的說道：

「你輸了，我很難過，呵，遠射着！」

「滾開，狡猾的東西！」阿坡廢怒氣沖沖的回答說。

「你給了我拉姆攀啓阿我纒走。」

「願采爾排羅(註一)咬斷你的脛骨!!我不給你拉姆攀啓阿;我說,你滾開!不然,我打斷你的頭!」

阿爾哥的殺戮者知道,阿坡虜發怒時是不能同他開玩笑的,所以他很小心的閃在一邊,說道:

「如其你要欺騙我,我海爾美斯從現在起便應變為愛坡虜。我知道你的能力在我之上,可以害我;然幸而還有一個比你更強的在,他可以裁判我們的。請你,阿坡虜,到克羅儒(註二)之子那邊去聽裁判罷!走,同我一道走!」

阿坡虜聽了克羅儒之子的名字吃了一驚;他不敢拒絕,只得一塊兒走了。

這時正是開始微明的時候。阿諾卡從黑影中漸漸露了出來。玫瑰色的啓明星從

(註一)采爾排羅 (Cerber) 為冥府之神的看門狗,或說有五十個頭,或說一百個頭,或僅三個頭,蛇尾;其頭上纏繞着許多蛇。

(註二)克羅儒 (Krono), 天和地之子,宙斯之父。

阿爾啓攀拉哥那邊的天上時時的上昇着。

宙斯在意塔的高峯上過夜；他睡着還是沒有睡着，和他在那邊做什麼事情，沒有誰知道，因為那聚霧者用霧將身軀遮得非常的濃密，連海拉（註一）也看不見他了。

海爾美斯走向那神和人的父親那邊去的時候，微微地發抖了。

「正當在我這一邊，」他想，「但是也許他醒後發起怒來，也許他不聽我的話，便拿起我們的腿，在他的頭上旋了一旋，將我們擲到三百里以外去的——他對阿坡虜還有一點尊敬，但是對於我，他卻不會客氣的，雖然我是他的兒子。」

但是瑪雅之子的恐怖是徒然的。宙斯坐在地上，很高興，因為夜對他過得很舒服；在愉快的光榮中他光芒的眼周視着地圈。因載着神和人之父而愉快的地，產生出來一株光輝的五月草和幾棵新鮮的玉簪花。他將手臂倚在草上，手指撫弄着盤屈的花羣，倨做的心很快樂。

（註一）海拉(Hera)，宙斯的姊妹，又為宙斯的妻子。

看着這瑪雅之子安心了。他對着父親行了一個深深的禮，大胆的開始控告阿坡虜了；暴風雪時的雪片還沒有像海爾美斯的辯詞落得那樣的稠密。

他說完時，宙斯靜默了一會，便對阿坡虜說道：

「這是真的嗎，遠射者？」

「真的，父親。」阿坡虜回答說，「但是羞辱臨我以後，你如再命我拿出東道來，那我便往下面冥府之神黑台斯那邊去，將光放給黑影了。」

宙斯復沉思考慮了一回。

「那末遣一個女人，」後來他問道，「不喜聽你的音樂，不喜聽你的歌唱，而且侮辱的擯斥你了嗎？」

「她潑了一瓶發酵的酸水在我頭上呢，呵嗚雷者！」

宙斯忽然皺了一皺眉。從這一皺，意搭便立刻震動起來了。斷岩轟轟的滾入海中，樹木如稻穗被風刮倒的一般倒在地上。

宙神大駭了，他們的心戰慄着，等候着裁判。

這會留斯獨自留在愉快的光榮中」。他靜靜的看着離開去的阿坡廚，輕輕的說道：

「呵是的！一個愚蠢的女人會拒絕他的！」

說了以後，因為他還沒有休息足，便立刻對那用鷹的姿勢坐在隣樹上等候着神和人之父的命定的睡，做了一個手勢。

光照在黑暗裡

有時在秋天裏，尤其在十一月裏，天時非常的潮濕，黑暗，陰鬱，連健康的人也會厭憎生活的。自從卡姆揚卡有了病，停止了「慈悲」的像的工作以來，這種惡劣的天氣比疾病還使他難受。他每天早晨起了床，就去拭工作室的蒙着霧的大窗，朝高處望出去，希望着看見一線藍色的天空；但是每天早晨，失望總是等候着他。沉重的，鉛色的霧迷漫在地上；不下雨，但院中的石板像浸在水中的一般；一切都潮濕，潤滑，浸透了水；從簷間的水溜上一滴一滴的落下些水滴，絕望而且單調的響着，彷彿在計算這遲緩悲哀的時光。

工作室的窗外是一個院子，院子的那一面接着一個小小的花園。木棚後的草尙帶着一種死和腐朽的病綠色發着綠，但黃了葉，因濕氣黑了枝，爲霧所迷蒙着的那

些樹木却好像統統死了。每天晚間，從田野和林間飛到城裏來過冬的鳥鴉在這些樹木間啞啞的叫着，撲撲拍拍的撲着翅膀，預備棲在枝上過夜了。

工作室在這種時日裏陰鬱得像屍室一般。大理石和石膏原是需要天的蔚藍的。在這種鉛色的光裏，牠們的白色慘淡了；暗淡的燒土做成的形像完全失却了線的明確，變成了模糊的，而且幾乎是可怕的样子了。

污穢和紊亂增加了工作室的陰鬱。地板上躺着一層厚厚的灰塵，都是踏碎了的乾燒土和從街上帶進來的泥。暗淡的牆上祇是這裏那裏的飾着些石膏做的手脚模型，別處都空着；近窗的地方掛着一面小小的鏡子，上面一個馬的頭蓋骨，和一束灰塵蓋得黑黑的人造花。

在角隅裏放着一個床，床上鋪着又舊又縐的被；床邊有一個小小的衣櫃，櫃上放着一個鉄做的燭台。卡姆揚卡爲節省起見，沒有另外租居室，就睡在工作室裏。這一個簡單的床平常是有圍屏遮着的，但現在圍屏已拿開了，好讓病人容易看見脚後的窗子，知道天氣變好了沒有。另外一個較大的，開在工作室的天花板上的窗子，外

面滿是灰塵，連在晴天時也透進灰色而慘淡的光了。

然而天氣並沒有變好。幾天黑雨以後，雲完全下沉，空氣中充滿了潮濕的沉重的霧，却變得更黑暗了。直至這時祇穿着衣躺在床上的卡姆揚卡覺得病勢加重，始脫了衣，躺到被窩裏去了。

準確的說，他並沒有病得這樣利害，有如沮喪，無味，疲乏而且抑鬱。使他躺下的是他的衰弱。他不願意死，但也感覺不到自己有生的力。

陰黑天的長的時間在他似乎更長了。因為他沒有一個同伴。他的妻子已死了二十年；他的親戚都住在別一個地方；他又沒有和他的同事同住著。在最近的幾年中，相熟的都一一和他疏遠了，因了他的不斷地生長的憤怒。起初人家倒也喜歡他這種脾氣，但到了後來，當他越變越古怪，每每戲謔便足引起他長久的惡感的時候，連最親密的朋友也和他斷絕關係了。

人家毀謗他說，他年老了虔誠了，他的誠意是可疑的。惡意的人說，他久久的在教堂裏，是想賴和教師們的關係得同教堂的聘請。自然這是不真確的。他的虔心

也許不是從平靜的深信中生出來，但却是真誠的。

然而這却給了懷疑一種不錯的明證了。山卡姆揚卡漸漸吝嗇起來了。他爲了節省起見，往往在工作室裏已有了幾年，用什麼養活他自己，上帝知道；他竟把健康毀壞到這種程度：他的面孔最後變得非常的黃，非常的透明，彷彿臘做的一般。他又因爲這個避免人們去恐怕有時誰來向他討慰慰。

總之，他是一個沮喪的，悲世的，極不幸的人。然而他根本不是一個平凡的人，因爲即使他的缺點也是有一種特別的藝術家的性格的。那些以爲他因吝嗇而獲得了很大的財產的人錯了。山卡姆揚卡的確是一個窮人；因爲他有一點錢就買雕版，這雕版已裝滿了他箱底裏的護書夾；他像盤剝重利的人小心而貪婪地計算金錢一般。那時時去看他的雕版，計算他的雕版。他小心的隱匿着這種嗜好，也許這正是因爲那是從極不幸和深愛中產生出來的。

有一次，大約在他的妻子死後一年，他看見一個古董商有一個刻着阿爾米達 (Armidia) 的像的雕版。在阿爾米達的臉上，他看出有一點像他的妻子。他立刻

就買了這個雕版，而且從此就開始尋覓雕刻銅版了。他起初祇覓阿爾米達的雕版，後來嗜好漸漸大起來，別的也要了。

—— 老 侯 人 ——

凡失却了最所愛的人的那些人，是必須將自己的生命維繫在任何事務上的，因為不然他們就不能生存。關於卡姆揚卡，沒有誰會猜到這個已老的利己的怪人從前曾甚於愛自己生命的愛過自己的妻子。這很像是，倘若她不死，他的生命是會更平靜，更廣闊，更慈愛的流着的。這愛隨時在延長卡姆揚卡的幸福的時日，青春，甚至他的才能。

他的虔心，隨着年月變成了習慣，去完成表面的形式，也是從他這種愛裏流出來的。卡姆揚卡並不是一個肯深信的人，他所以在他的妻子死後開始爲她祈禱，是因為在他看起來，只有這是他能爲她盡力的事情，而且這樣一來似乎還可以將他和她連結起來。

外面冷酷的人是常能夠深而且永久的愛着的。自從他的妻子死後，卡姆揚卡的一生和他的所有的思想都縈繞在對她的回憶上，而且從這上面吸收着養料，有如密

生植物體牠所依靠的樹幹上吸收養料一般。但是從這種回憶中，人類祇能吸收些悲
哀與莫大的苦惱所做成的毒汁，因此卡姆揚卡也中了毒，沮喪而且悲慘了。

倘使他不是一個藝術家，他似乎是不能再活着的；但藝術終於救了他，自從他
的妻子死後，他開始爲她雕刻紀念物了。這是徒然的，假使對活着的人說死人躺在
什麼樣的墳墓裏都是一樣的話，卡姆揚卡願意他的左西阿的墳墓非常的美麗，他造
她的紀念物時，用心不亞於用手。這就是他在起初的半年中所以不曾發瘋而且習慣
了絕望的緣故。

人是受了傷而且不幸的存留着，但藝術却救了藝術家。從此卡姆揚卡只靠着藝
術生存着了。在陳列室裏看畫像和雕像的人們是想不到藝術家可以誠實或不誠實地
盡心於藝術的。這一層，卡姆揚卡沒有什麼可以被入非難。他的肩上並沒有翅膀，
他祇有比普通大一點的才能，也許這就是藝術不能使他的生活充實又不能償還失去
的一切的緣故罷；然而他是深深地尊敬牠的，而且永是誠意的對牠的。在他多年的
工作中，他向來沒有騙過牠或亂用過牠，爲了光榮，易售，稱讚或貶損。他總是怎

樣或到就怎樣創作。在他幸福的時期中，當他像別人一般活着的時候，他知道敘述極不平常的藝術的事情，甚至到了後來，當人家開始避免他的時候，他還常在他的靜寂的工作室裏高尚而且誠實地默想着這藝術。

他感到自己非常的被棄；但這沒有什麼可以驚奇。和人們發生關係原須有一種中平的模樣，因此特別不幸的人就要被割棄了。又因為同一個理由，這些不幸的人的上面就生長古怪和瑕疵起來，有如急流中提出來的石子，當牠不和別的磨擦的時候，牠的上面就生長了青苔。現在，卡姆揚卡有了病，沒有一個人到他的工作室裏來了，除了每天來兩次煮茶給他喝的一個女僕。每次來到時，他總是勸他請一個醫生，但是他怕費用，不肯答應。

最後他非常的衰弱了；這也許是因為他除了茶沒有什麼進口的緣故罷。然而他已沒有什麼欲望了，不想吃，不想工作，也不想活着了。他的思想已是這樣的萎萎，萎萎得像他所看見的窗外的樹葉一般，牠們和秋天，和惡劣的天氣，和鉛色的黑暗正在相互的諧和着。一生中沒有比這更惡劣的時候了，當一個人感覺到他的完成

的已完成。他應閱歷的已閱歷盡，沒有什麼再在世上等待他的時候。卡姆揚卡幾乎已有十五年時刻怕他的才能用盡。現在他確信已是這樣，而且苦惱的想，連藝術也離棄他了。他覺得每一根骨頭都無力，疲乏。他不期待立刻就死，但也不希望恢復康健。總之，他心中沒有一滴的希望了。

倘若他現在還期望什麼，那恐怕就祇有天氣變好，太陽照到工作室裏來的事情了。他想，這樣也許可以再獲得一種希望。他總是特別的感動，對於惡劣的天氣和黑暗；這種時日總是增加他的悲哀和沮喪，尤其是現在，當卡姆揚卡命為「無望」的天氣陪伴着疾病而來的時候。

每天早晨，女僕端着茶來時，卡姆揚卡便問：

「天邊沒有什麼地方明亮嗎？」

「一點也沒有，」她回答說，「霧非常的重，對面不見人呢。」

卡姆揚卡聽見了這回答，閉上眼睛，一動也不動的躺了許久。

院中總是非常的沉寂，祇有兩點均衡的，單調的在水溜裏的的地響着。

有一天午後三點鐘已非常的黑暗，卡姆揚卡不得不點蠟燭了。他無力得這樣利響，這在他竟是非常的困難。在伸手去取火柴之前，他默想了許久；隨後他纔慢慢的伸開手臂去；穿過襯衣的袖子可以顯明地看見的那臂腕的消瘦使這位雕刻家充滿了苦惱和厭憎。點起了燭，他又閉了眼睛聽着在水溜裏的的地響着的水滴，一動也不動的直躺到曉間女僕來到的時候。

這時工作室顯出了一副奇怪的容貌。蠟燭的光焰照着牀和牀上的卡姆揚卡，在又乾又黃的皮膚所遮着的如磨光的額上結成了一個明亮的焦點。房子的其餘部分都沉入在黑暗裏，這黑暗一刻比一刻稠密了。但房中的雕像却隨着外面的黑暗漸漸變紅而且活潑起來。蠟燭的火焰一會兒暗了；一會兒亮了；在這種抖動的火光中，那些雕像也好像在昇沉，彷彿牠們站起腳尖來，要仔細看這位雕刻家的面孔，好知道牠們的創造者是否還活着。

真的，在他的面上已有了一種死的靜止。但他的鐵藍的兩唇，還不時輕快地牽動着，彷彿他在祈禱，或在詛咒自己的被棄和永是均衡而單調地給他計算疾病的鐘

點的那可怕的水滴。

一天晚間，女僕帶了微醉而來，因此比平時喜歡說話了。

「我的事情這樣忙，我幾乎一天來兩次也不能來了。」她說，「你請一個，先生，信教的人來罷，慈悲的姊妹是不要一個錢的，而且她最知道服侍病人。」

這個勸告正合卡姆揚卡的意，但他如一般善怒的人，總是反對人家的勸告，因此他沒有應允。

然而女僕走後，他默想起來了。

「慈悲的姊妹！……真的！……她不要一個錢，而且非常的肯盡力，非常的安適！」

卡姆揚卡如一切被棄的病人一般，已嘗盡了許多許多不如意的滋味，而且和他不耐，使他厭倦的千萬種細小的苦惱奮鬥着。他常常在要配置枕頭之前，就隨便的歪着頭躺了幾點鐘。他在夜間常常寒冷，上帝知道他怎樣得到一杯熱茶。連點蠟燭在他也這樣的困難，他怎麼會想到去煮茶呢？要是有意慈悲的姊妹，那她就會以習

慣的，安靜的，對待姊妹們一般的和藹做這種種的事情了。呵，這時病得多麼輕舒呵，倘若有了這樣的幫助！

這可憐的人最後竟想到在這種狀態中的病是一種堪期望的，幸福的事，而且在他的靈魂裏驚異着，甚至這在他已是一種可以達到的幸福了。

他又以為假使那姊妹來了，帶了一點喜悅和希望進工作室來，也許天氣就會變好，的的地響着的水滴會不再追逐他的。

他最後煩惱了，他當時不會同意女僕的勸告。悲哀的長夜已近來，女僕第二天早晨方能再來。現在他知道今夜在他要比以前的更困難了。

隨後他想，他是一個多麼偉大的拉撒路斯（Lazarus）——抵抗着今天的煩惱，較幸福的過去的年月又活現在他的眼前了。如方纔關於慈悲的姊妹的思想一般，現在關於這些年月的回憶，也奇怪地在他的衰弱的腦中和關於太陽，光明，美麗的天氣的觀念相結合了。

他開始想念他的已死的人起來，而且和她說起話來，像平日當他生病時的習慣，

一樣。最後他疲乏了，覺得自己無力了，便熟睡了。

在衣櫃上的蠟燭慢慢慢慢熄了下去。牠的玫瑰色的火焰變成了藍色，隨後強烈的亮了幾次就滅了。工作室裏十分的黑暗。

同時，外面的水點仍均衡而悲哀的滴着，彷彿全自然界的悲哀和黑暗用牠蒸溜着一般。

卡姆揚卡睡得輕舒而且長久，但突然地醒來了，帶着一種驚奇的印象，覺得工作室裏有了什麼特別的事情。外面已天亮了。大理石和石膏漸漸白了起來。對着他的床的寬闊的百葉窗上的青白的光已漸漸多了起來。

在這光中，卡姆揚卡看見了一個人坐在他的床邊。

他睜大了眼睛細看，原來是一位慈悲的姊妹。

她不動的坐着，微向着窗，低着頭。她的手又在膝上——她好像是在祈禱。卡姆揚卡看不見她的面孔；但他清清楚楚的看見她的白色的頭巾，和柔弱的臂膀的暗色輪廓。

他的心不知怎麼樣的跳了起來；這些疑問便通過了他的腦袋：

「女僕能在什麼時候帶這位姊妹進來的呢？她怎樣進來的呢？」

隨後他想，這也許是他衰弱時的幻影罷，於是他將閉上了眼睛。

但過了一會，他又睜開了眼睛。

那姊妹仍坐在原處，靜靜的，彷彿正在深深地祈禱。

一種驚奇的感覺，混和着恐懼與狂喜，使病人的頭髮倒豎了起來。有什麼正用着難以了解的力牽引着他的眼睛去看那形像。他好像覺得，他從前看見過她的一般，但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他記不起來了，他不能自持地想看一看她的面孔，但面孔上正裹着白色的頭巾。卡姆揚卡連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不敢說話，不敢移動，甚至幾乎不敢呼吸了。他祇覺得恐懼和喜悅的感覺漸漸強烈地主宰着他起來，他祇驚異地問自己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時完全天亮了。那外面應該是一個怎樣美麗的早晨呵！忽然沒有一點步履聲的，工作室裏進來了非常強烈、非常歡樂的光，彷彿這時正是春天和五月一般。

金色的光的波浪如洪水似的漸漸多了起來，充滿了整間的房子，而且照得這樣地有力，大理石在這樣的光輝中沉了下去而且溶解了；四壁的牆和牠混和着，隨後一塊兒消滅了。卡姆揚卡覺得自己像在無邊的光明的空地上一般。

忽然他看見那姊妹頭上的頭巾也漸漸失却了牠的白色的固體，邊緣抖動起來，溶化了，消散了，像霧一般，也變成了光。

那姊妹慢慢的向病人轉過頭來——這個爲人所離棄的可憐的人突然在明亮的光暈中看見了熟識的，最深愛的他的亡妻的容貌了。

於是他從床上跳了出來，從胸中出來了一種叫聲，這聲中滿是他幾十年中的淚，憂思，苦惱和絕望：

「左西阿！左西阿！」

他扯住了她，深愛的把她攙了過來，他也伸出手來抱住了他的頭頸。流進來的光愈多了。

「你不曾忘記過我，」最後她說道：「因此我來了。我已爲你求得了一個輕易

的死。」

卡姆揚卡一點不肯鬆手的抱着她，彷彿怕這祝福的幻影和光一同消滅一般。

「我已預備死了，」他回答說，「但祇要你和我在了一起！」

她天使似的微微笑了一笑，脫出一隻手，指着下面，說道：

「你已經死了。你看！」

卡姆揚卡照着她所指的方向看去，遠處，在他們的脚下，穿過屋頂的玻璃，他看見了他的黑暗而靜寂的工作室的內部。那裏面的床上，躺着他自己的屍首，張大着嘴，在黃色的面上像有一個黑色的窟窿。

他看着這可憐的屍身，有如看見了不相干的東西一般。過了一會，一切都在他的眼前消滅了，因為圍抱着他們的光輝被或種世外的風所吹動似的，到某處無限裏去了。

提奧克虜

非凡的睡眠使雅典安靜，在深沉的靜默中幾乎能聽見睡城的鼾聲了。在月光中的山崗，衛城，廟宇，橄欖林和成羣的黑色的扁柏，像沉沒在廣大的，銀色的，朦朧的浴泉中一般。噴泉低聲的響着，城門旁的斯采塔衛兵已睡熟，全城已睡熟，郊野已睡熟了。

深夜中，只有年青的提奧克虜醒着——而且，頭伏在園中派拉陀像的腳上，他抱着神的膝叫道

「阿西娜，阿西娜！你，有時在人類面前顯現的，聽我講！憐憫我！細聽我的祈求！」

他由這位聖處女的大理石腳上仰起頭，便去望那時爲一線狹小的月光所照的她

驗土的眼睛——但祇有靜默回答他。甚至夜間常有的輕微的海風也靜默着，沒有一片樹葉在樹枝顫動。

於是這位青年的心中充滿了無限的痛苦，這痛苦開始從他的美麗的臉上滾下淚來了。

「我祇崇拜你，祇崇拜你，祇你一個，我的守護神！在我靈魂裏的這個渴望裏，火一般燃燒着我的這個欲望原是你親自洒進去的。現在吹熄牠，或竟滿足牠罷，呵你神聖的！讓我認識那最高的真理，真理的真理，宇宙的靈魂。我願犧牲生命和一切的享樂。我願委棄財產，拋却青春，美，愛，幸福，甚至人們視為最大的幸和神所賜的最大的福的那種光榮。」

他又在大理石上叩頭了。他的祈禱從他的靈魂深處流了出來，正如祭神的香煙從香爐裏流了出來一般。他的全神的力量都灌注在祈求上。他在神的腳下失了魂，忘記了他在那裏，他做什麼，彷彿朦朧主宰着他。他只有一種意識的，不可抵抗的唯一的思想了：對於這種祈求，回答一定會來的。

他真的來了。橄欖樹的極枝和柏樹的尖頂突然幌了起來而且開始俯仰了。彷彿這時起了夜間的風一般；樹葉和樹尖的響聲變成了一種人的聲音，在空園的高處響了起來，彷彿有許多人在四面八方全時叫着：

「提奧克虜！提奧克虜！」

提奧克虜發抖了，蘇醒了。他向四面探望，以為也許是他的朋友在夜間尋找他。

「誰在叫我呵？」他問道。

於是有一隻大理石的手突然放到他的肩上。

「不是你自己叫喊着嗎？」神說道，「我已聽見了你的話，我現在在你的身邊了。」

非凡的恐怖震起了提奧克虜眼上的髮；他跪了下去，驚嚇而且喜悅的重覆的說道：

「你在我的身邊了嗎？你神祕的，可怕的，難以言說的——」
但是她命他起來而且對他說道：

「你要認識那最高的真理（那唯一的）世界的靈魂，萬物的精髓嗎？然而你須知道，自卡李奧儒的後代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赤裸裸地看見過牠呢，——牠上面蓋着許多層掩遮凡人的眼光的蒙蔽，這些蒙蔽將永久是這樣的蓋着，你地許因你的大膽的欲望須出很高的代價，但既然你爲了奪自己的人生來祈求我，我可以幫助你，假使你因牠委棄你的財產，統治，愛和光榮——如你所說，爲神的最大的祝福的那光榮。」

「我情願委棄這世界，甚至那太陽！」提奧克虜熱情的叫着說。

柏樹和橄欖樹的尖頭時時在提奧克虜的權威的女兒頭上俯仰着。好像神正在考慮提奧克虜的誓言。

但是——過了不會久說道：「你也不能立刻就看見牠。祇每年在一個相似的夜晚裏我帶你到真理那裏去，讓你揭去這蒙蔽。祇在你後背。祇可以用我的超人間

的力使你不死。直至你不曾揭開那最後的蒙蔽。你同意嗎？提奧克虜問。這話使人聞
「就是這樣而且永久照着你的意志。」阿聰明的神！提奧克虜回答說。神！
於是神脫下大理石的衣服，變成了一個光明而輕飄如光一般的形像。隨後握着
提奧克虜的兩臂，她昇起來，迅速的在非凡的以太中飛去了——像夏夜裏常在蘇蘭
的阿爾塔攀拉哥海上飛過的星星一般。

x

x

x

x

當心他們如思想一般快的飛去，最後停在一個不識的地方。一座極高的山上。比奧
林姆坡。意塔。派李潔儒和奧鎮還高。那邊是在峻峭的山巔上。提奧克虜看見一個
像女人似的形像。各種的蒙蔽密密地蓋着。一點也不能看出她的真相。這個形像的
周圍閃動着一種奇特的、神祕的光。絕不和地上的其他光相同。

「這就是真理了。」阿爾塔娜說道。「你看，他的光雖已被蒙蔽遮得暗淡，但還
是透了出來照耀着的。若沒有這落在地上為聰明人所見的薄弱的反光，人們便如住
在黑暗的荒美地上一樣。在不善的夜和黃昏中徘徊了。」

「引導的天神，」提奧克虜回答道，「我若撕去了牠的第一層蒙蔽，真理就顯
明亮的照着我了。」

「撕罷，」神說。

於是提奧克虜握着了那蒙蔽，把牠從真理身上扯下。更生動的光立刻就在他的
眼前閃爍了。他失魂似的看着那光輝的形像，沒有注意到一髮手那蒙蔽便變成了一
匹白色的天鵝，飛向昏黑的遠處去了。

他久久的站在真理的前面，又朦朧起來，忘記了生活，想着世外的事情，解脫
了凡間的思想，汲着或種無名的力，使自己的心歸於平靜。

x

x

x

x

他本是有錢的人，但他履行對神所發的誓言了。因此當他和他同年的朋友們在
學會的花園中，或在往阿克羅坡虜去的路，或在城和港灣間的橄欖林中散步的時
候，他的朋友們常常驚異而且埋怨地說道：
「提奧克虜！你的父親積蓄了無量數的財產，現在都任你支配了。你爲什麼不

學神一般的阿耳西皮阿陀，為我們年青的雅典人預備華美的宴會呢？你為什癡情癡席間的閒談，跳舞，和音樂呢？難道你已變成了一個犬儒學者，連自己的家庭也不注意，應怎樣裝飾也不裝飾了嗎？你思量一番罷，財產也是神的賜與，是不該拒絕的哩。」

但是提奧克虜用問話回答他們道：

「告訴我，真理可以買得來嗎，甚至用了波斯王的所有的財寶？」

因此有些人對他並不吝惜毀謗，但有些人却也相信他可以成爲一個大智大慧的人，也許比高尙的柏拉圖還偉大。

他在貧困中不屈不撓的生活着。

於是有一次明亮的夜裏來了酬報，第二層蒙蔽——天鵝——從他的手中飛向黑暗的空間去，真理的真理在他的眼前燃燒得更強烈了。

他是一個非常美麗的青年。雅典最重要的上等人物，哲學家，詭辯家和詩人

都去請求他的友誼，想看着他的美接近古代的美的觀念。

但是他拒絕了他們的禮物，懇勸和友誼……

集合在斯妥奧和采臘米珂上噴泉傍的女孩們常連結了髮辮跳着舞，把他圍在中間。有些驚人的，像神女的女人不時將供獻給阿陀尼鎖的薜蘿的枝兒向他的腳下去，或者竭力的想穿過盛放的百合花在他的耳邊低低的說些愛撫而甜蜜的話，如阿爾卡提阿地方的笛一般……

但一切都徒然！

「一個呀，」有一次一個最美麗的雅典女郎，真正的活的卡呂安，對他說道，「我的明媚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我的頭髮像芬芳的玉簪花，我的身體像海蘭的身體呢。來呀，提奧克虜，即使在天上，的神也不知道有比愛更大的享樂呢。」

但是提奧克虜只淒然微笑而回答道：

「這一匹鳥也已，呵，似神的女郎，從我這裏飛去了。」
真的，第三匹天鵝在第三次驚喜的夜裏飛去了。

年月流得非常快，像冬天裏雅典城上的雲被狂暴的北風從幽深的塔拉卡山驅到海面一般。年青的提奧克虜已成了壯年的男子了。他不常參加哲學家的辯論，不大過問公衆的事情，但城中的人却都稱羨他的辯才和聰明。公民們常給他高的位置，他的相熟的和朋友們都固執的要他帶領祖國的船，把他引出漩渦和沙灘，到平安的水上去。但他看見雅典的社會生活已瓦解，對祖國的愛已在黨派仇視中消沉，他對於滅亡的警告如米穀一般的已落在不毛而荒瘠的田野上，他更不願統治了——這統治他原已發過誓要委棄的。有一次，民衆差不多要逼他做他們的領袖的時候，他對他們說道：

「呵，雅典的居民！你們自己成了你們自己的仇人，我是一個凡人，我對你們祇有流淚了，即使我是一個神，我也不知道如何統治你們呢。」

然而，戰事爆發時，他同別的人一起去衛護祖國的城市了。回來時，他受了傷

。但當人家在阿克羅坡虜上分贈花冠給英雄們的時候，他已不在軍隊中，而且不允許人家把他的名字刻在銅版上掛在廟宇裏。

x

x

x

x

他最後連更大的光榮也厭憎了，這光榮在各種的競技中他本可以得到的。年老時，他在攀恩太利珂山的石鑿附近用柳枝築了一所小屋，拋却了城市，離開了人們。雅典城中的居民漸漸忘記了他，有一次當他來市場買麵包和橄欖油的時候，他的相識的朋友們都不認識他了。

他這樣的住了很久，又清靜，又高尚又緘默，充滿了一種極偉大的，幽默而安靜的悲哀。

x

x

x

x

又過了幾個年月。提奧克虜頭上的髮白了，他的身體彎曲了，他的眼睛深陷了，老已汲盡了他的精力。他只用這種思想鼓勵着自己：他雖然不久就要離却這個太陽底下的國土，但他一定在死之前可以一見那最高的真理，世上一切真理的古代的

母親。

有時他還這樣想：倘若派爾珂不在他看見真理之後立刻就割斷他的生命的線，他也許還可以回到城裏去，給人們帶許許多多的東西去——比有一次拍羅美台奧帶去的還多。

x

x

x

x

最後，偉大的神祕的夜來了。詩又握了他的兩臂，帶到極高的山上，把他放在真理的前面。

「你看，」她說，「她現在已是怎樣的灼熱怎樣的光耀了。但在你最後一次伸手給她之前，你且聽我幾句話。這許多年月中像天鵝一般從你手中飛去的那些蒙蔽——是你的生的幻影呢。若是你愛惜這個最後的，或是恐懼充滿了你的心，你就逃讓了罷，趁現在尙是時候，我仍可以把你從這個高峯上送到下面去，讓你度你的餘年如其他的人們一般的。」

「我早已決定爲了這一刹那犧牲我的生命了！」提奧克磨說着。

於是他的心強烈的撞着，走近灼熱的像，因光閉上了眼臉，戰慄的手握住了最後的蒙蔽，把牠撕下，往後丟去。

但突然出了駭人的事了。

在這一剎那間電光射進了他的眼裏——這樣無底的黑暗主宰了他：哈台鎖冥府的黑夜和牠一比，好像是白晝了

在這樣的深夜裏，提奧克虜發出充滿着不堪言說的恐怖和無邊的痛苦的聲音。

「阿西娜！阿西娜！蒙蔽底下什麼也沒有，我什麼也看不見呢!!!」

但是神嚴厲地回答這絕望的聲音道：

「你的瞳神已因真理的光而盲，以爲凡人能赤裸裸地看見真理的那最後的幻影飛去了。」

靜默主宰着。……………

「你總是欺騙那些信託你的人，」提奧克虜嘆息着說，「我又被你欺騙了，可怕而撒謊的神。但是，既然我永不能看見那最高的真理了，你至少也要給我那慈悲

的死呵！」

這種超人的痛苦在他的語聲中顫動，連阿西娜也被感動了。

於是，一手放在他的不幸的頭上，她平靜的說道：

「我現在給你死，提奧克虜，而且和牠一起，我又給你這個最後的安慰：當死使你安靜的時候，你可以看見生前爲牠而瞎了眼睛的陽光了。」

x

x

x

x

夜漸漸失了色而且隱沒了，但黎明昏暗，寒冷而且憂鬱。從天上密集的雲裏開始紛紛地墮下稠密的，白色的雪片，撒在提奧克虜的死屍上。

顯克微支及其著作。

顯克微支 (Henryk Sienkiewicz) 以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五月四日生於波蘭之波達拉賽 (Podlasie)，幼時在瓦薩 (Warszawo) 讀書；進大學後，瘦削而且多病，不常在講堂裏出現，不加入什麼團體，也不和別的同學共遊息，因此頗爲同學所輕視。大學畢業後，一個朋友告訴人家：顯克微支做了一篇美麗的故事「Za Marne」，曾引起大家的因笑。自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起，他常在波蘭新聞 (Gazeta Polska) 上發表他的作品，假名爲 Litwos，炭畫 (Skizoi Per Karbo)，老饒人 (La majuna servisto) 和哈尼亞 (Hania) 等篇發表後，總驚醒了閱者非常的注意。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他往歐美去旅行，作旅途中的通信 (Leteroj el la vojago)。一千八百八十年，他又發表他的「韃靼的囚人」(Tatarsa Kapito)，描

寫一個十七世紀的勇敢的騎士。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他給了波蘭三部偉大的驚人的歷史小說。這就是巨大的「三部作」：「火與劍」(Per fajro kaj glavvo)，「洪水」(La diluvo)和「浮羅提約斯基先生」(Sinjoro Volodioski)。

這三部作的根基都築在波蘭十七世紀史的背景上。「火與劍」寫的是和哥薩克人的戰爭，「洪水」是描寫瑞典的侵略，「浮羅提約斯基先生」則是寫這個騎士在土耳其戰爭時的冒險與勇敢。

三部作的内容真是無可比擬。讀者彷彿正活在那個時代，聽見那時的語言，看見那時候的決鬥，戰爭，包圍，超人的豪舉和田園的景物。在歷史的事實中，作者又處處加入豐富的幻想的產物。他的英雄們愛着，戰鬥着，爭着勝利——燃燒着讀者心中的火，逼迫出讀者眼中的淚。他給那時的一大羣英雄們創造生命，給他們以呼吸。如在「火與劍」中的Skarsinski——真正的騎士；「洪水」中的英雄——生氣勃勃的，勇敢的，猛烈的Kmicic；末一部中的勇敢的大佐浮羅提約斯基。此外，還有許多多驚人的人物。最堪注意的如該諾的，狡猾的Nasiodo，綽號Jieso，吹牛大

家；哥薩克的司令，熱情而多夢想的 Bohun；甜密的，敬虔的強者 Rodzianka；美麗的 Meleno；無信義的王子 Radzivil；高貴的 Aleno；大膽的 Baro；野蠻的亞細亞的鞑靼人……在這裏，要一一的舉出來而且分析他們的性格實是不可能的。

但是顯克微支立刻成爲波蘭唯一的，偉大的作家的三部作，所以受全國人狂喜的，不僅是因爲內容的豐富，結構的精密，描寫的深刻動人，這裏還有別的感因。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波蘭曾有過一次反抗壓迫的叛亂，沒有成功。隨後全國就走入黑暗的夜中，灰色的一壓迫的實論主義的時代，憂愁日常的麵包，拋棄了最高的自由的目標的時代。這時，偉大的三部作便像陽光似的走了出來，充滿着希望的呼聲，喊醒了沉睡着的心，而又不息的鼓舞着牠們。那時波蘭的國度正在崩墜，四面八方的危險的敵人和最危險的本國人民的卑屈和漠不關心都像洪水似的傾瀉在波蘭。而顯克微支却大喊着，如三部作中的英雄 Nicos 所說：『沒有那種的危險！』如果在危險中剛毅而且聯合起來，且賴精神的援助而尚不能自救。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顯克微支第二次出去旅行，遊了全歐，他又到阿非利加洲

的北部去認識埃及，到阿非利加洲南部認識桑給巴爾 (Zanzibar)。

三部作以後，他接着作了一部相反的小說「無宗旨」 (Sen dogno)。書中的主人公 Piososki 沒有宗旨的生活着。他是一個精細的，有才智的懷疑家，懦弱而無意志，不能做事的，有天才的人，終因分析自己，失去了自己的幸福，而至於自殺。在這部書和後面所舉的「波倫耶次基的家族」 (Familio Polanicki) 中，顯克微支着重於心理的描寫，不注意社會的問題或事情。

「波倫耶次基的家族」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出版。這個主人公波倫耶次基是個生氣勃勃的，有精神的自私者。和 Piososki 相比，波倫耶次基自己承認，Piososki 是一個精細的，彷彿更細緻的陶土所製成的人——但他，波倫耶次基，是一個更適合於現社會生存的人。

他全世界認識，驚異贊揚，給他一個最好的歷史小說家的名稱，又使他於一千九百零六年得到諾貝爾 (Nobel) 文學獎金的是他的「你往何處去」 (Quo vadis)。「你往何處去」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出版，是過去一世紀裏最偉大的作品之一。

他寫的是紀元後一世紀羅馬皇帝尼羅（Nero）時代基督教和舊教的爭鬥。那莊嚴的羅馬帝國已頹於崩潰，祭龍還只是狂妄的作樂。爲要飽看火災和作詩的資料，他竟縱人把莊嚴的，文明的羅馬城點起火來，燒了三個星期。隨後他又嫁罪於基督教徒，說是煽動放的火。用種種惡殘酷的好法，慘殺了無數無辜的人民。但在這個黑暗的時代，在血和淚澆灌着的地上，基督教徒還是天天比以三天多些，聖徒被得的種子還是低聲的在生長，甚至德貴族的保民官維尼齊（Vincius）最後也發出這樣的呼聲：「我信仰，我信仰，基督，憐憫罷！」甚至像與基督教徒有深怨，告發他們的卑鄙的小人基隆也同樣的叫了起來了。

「你往何處去」出版後，接着又出版了二部小說「十字軍騎士」（Der Kreuzkrieger）。這部書凡四卷，一千九百年纔出齊。在這裏，他寫的是十五世紀初，波蘭人戰勝德國人，顯示出波蘭的偉大的強力。書中的人物多比這部作中的強狠，兇猛。此外，顯克微支還作了不少的短篇小說，許多人都說比長篇的還要好。如「老僕人」，「樂人揚珂」，「泉邊」，「我們隨着他」，「她」，「第三個」，「燈

魯守一，「淚盡」及「三草原」等都是有名的作品。

讀了顯克微支的小說，我們可以知道他是最能探得人生的痛苦與煩惱，憂鬱與悲哀，山心的深處，的哀傷他又能從絕望轉過來，使失望變為希望，悲觀變為樂觀。痛苦變為甜蜜。顯克微支自己曾說過：他做小說原是要給人創以安慰，給窮人土地。

一千九百年，他的祖國慶祝他的文學的功績，送給他一塊美麗的 *Ohlesopolka* 土地。

一千九百十四年，他又離開了他的祖國。這次是他最後的離別。一千九百十六年，他在瑞士和幾個本國的朋友設立了一個委員會，解決波蘭和瑞士的一切交涉。他自己當正委員長，有名的鋼琴家 *Paderewski* 當副委員長。他在政治上給予祖國不少的援助。但不幸沒有等到一千九百十八年波蘭脫去德奧的羈絆而真正獨立的時候，他於一千九百十七年在瑞士的伐伐 (*Vevay*) 死了。

顯克微支於一千九百一十四年，顯克微支的靈柩運回波蘭，一路經過奧地利，捷克，波蘭，拉夫利保加利亞，開闢了葬地的居民。十月二十六日到了瓦薩，葬在聖約翰天主堂。

中，給了全國的人民無上的光榮。

本冊小說凡七篇，都據世界語本頁譯，泉邊 (Ce la fonto) 載在波蘭文選 (Pola Antologio) 裏，波蘭巴音博士 (Dro. Kazimierz Bein) 假名 (Kabe) 原譯。宙斯的裁判 (La Jugo le Zeus) 和樂人楊珂 (Janko-Musikonto) 載在萬國文選 (Antologio Internacia) 裏，波蘭格拉波夫斯奇 (Anton Grzybowski) 原譯。末四篇天使 (Aniela) 光勝在黑暗裏 (Reneghio, tacet) 奧克勝 (Dioke) 和老僕人利德 (Hojza Sektora) 都從羅加柴孟霍甫女士 (Lida Zamenhof) 所編譯的蘇克後文小說集中選譯。這三個譯者的世界語都非常有名。其中泉邊 (Ce la fonto) 宙斯的裁判 (Janko-Musikonto) 和老僕人利德 (Hojza Sektora) 的英譯本參照，略不修改。

魯彥記

翻譯叢
刊之一

黑王子

M·左盛柯作
孟十還譯

蘇聯老作家M·左盛柯（中文譯名有左勤克，左勤科。）以寫善意的短篇諷刺小說見長，他的作品，有莫泊桑的輕快，柴霍甫的憂鬱，也有果戈里前幽熱沙婆的簡潔，獨創一格。本書小說四篇，「黑王子」是歷史上著名故事的續中篇，其餘「經驗」，「助人為快樂之本」，「糊塗故事」，均具輕鬆幽默之風格，並附「我怎樣寫作」一篇，由孟十還先生從俄文譯出，至為流利。凡愛好文學者，不可不讀。以

文學書店出版

• 版初月九年二十三國民華中 •

刊 叢 譯 翻

人 僕 老

有 所 權 版

著 者 :

顯 克 微 支

譯 者 :

王 魯 彥

編 者 :

姜 鳳 笙

發 行 者 :

李 瑞 熙

出 版 者 :

文 學 書 店
桂 林 六 合 路 九 十 六 號

• 冊 ○ ○ ○ 三 一 一 •

11242
3

870

613872

有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書字五三五號

紅英書屋
圖書